

路史發揮

卷第一

論說十二篇

論太極

明易彖象

易之名

同名氏辨

論遂人攻火

辨史皇氏

辨曷天氏



論幣所起

論三易

跋三墳書

女媧補天說

共工有三

共工氏無霸名

路史發揮 卷第一

廬 陵 羅 泌

論太極

道不可以言知言之愈希夷性不可以辨索辨之益
晦惑性與道固非言與辨之所能竟也子貢曰子如
不言則小子奚速焉其欲聞之也可謂至矣而性與
天道終不得而聞之豈非上焉者示其朕已得于言
辨之表而下焉者不得其所以言愈曉而愈瞽邪易
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夫太極
之與兩儀四象八卦析而語之則一十有五蓋而言

之則一一即太極而太極者即太一也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後未嘗虧損惟有性而無形其與兩儀四象八卦與我偕生一時具備而未嘗生未嘗死者也蓋有中則有兩位四方八極有太極則有兩儀四象八卦大自天地細臻萬彙物物具之而無餘欠有形有色孰不具此極此儀哉傳曰太極元氣含三爲一曰含三者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也太極與兩儀即二而兩儀與太極即三一即三三即一也豈惟含三五十有五莫不具焉猶有形則有影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至於無窮焉尔是太極者在天地之先

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終天地而未嘗終始天地而未嘗始惟其有與天地萬彙融和合一而無所先後終始是故道得之而爲太一天得之而爲天一帝得之而爲帝一萬物無不稟而謂之命無不本而謂之性無不生則謂之天無不主則謂之心自古自今無時而不存亦無時而不有固非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而乃有四象八卦也又非今日有兩儀而太極遯明日有四象而兩儀亡後日有八卦而四象隱也今夫果核之未坼也斯以謂太極也方其未坼固具兩儀兩儀之間兩來自具兩來

之具即人字也蓋所謂桃梅杏人者三才之道一時具足於此見矣一生爲厓厓與人同所謂側厓是故木之性仁而善謂之穀皆有生之理也方夫兩業以謂之人迨其全土復生兩業兩業復生則爲人矣人者人之箸者也故孔子曰仁者人也人厓皆古仁字爲仁壬从人土方核未坼人在其中是以賜果君前物之出土者核則懷之人存焉介繇此觀之人雖一物而與兩儀並生其於萬物也殊矣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為萬物之靈可不重邪嗟乎子則不言荀揚之徒奚擇焉後荀揚者可得而知矣始予默探於是以謂可與

易埒者惟有字學欲著成書惜乎許叔重王安石輩不足與言也爰伸佔畢惟特立後起者與明焉

明易彖象

易者明象之書也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賸天下之故窮造化之隱而其妙有不得而言傳者於是擬之形容近而身遠而物一皆取而寓之於象以見焉茲聖人之大惠也子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方三畫之未峙也固已有是象也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皆以象而告者也是故八象立而八卦之義見矣非惟八卦而六十有四莫不皆有象

也澤中之火山中之天豈故為是夸哉大腹白眼豕
塗鬼車語譬淺鄙而取類甚大蓋不求之顯則幽不
得而聞不取之近則遠無自而明內外上下遠近小
大是必交互反錯遞相煥發而後理無餘蘊也抑又
求三百八十四爻一皆有象而曰易曰豕曰象是亦
一象也易者過也日月更過而相質者也遂也瘦去
匿遂而迹焉者也至於象則像此而已景兆彷彿而
未有形焉者也遂與遂同遂猶搏也如玄之有測象猶想也如玄之有擬曰遂甲者起數
歲匿法也豚之放者一蓋形也者象之著而象也者
起足而有隱去之意豕之章也即而言之則易與豕象亦以三物取名易

取於易象取於象而豕取於豕何謂也易者廬蟻之

名守宮是矣身色無恒日十二變是則易者本其變

也易即刺易蜥蜴是也亦曰石蜴曰辟宮曰龍子曰

齊日蟻日蠅日祝日蝎虎日守宮又日蚶龍東

二時每時一變色故正名曰易餒以朱砂則丹漢武

用之宮闕為守宮之術與龍通氣故豕者豕犀之名

豕神是矣犀形獨角知幾知祥是則豕者取於幾也

豕亦曰茅犀狀如犀而小一角善知吉凶交廣諸山有之土人謂之猪神而象則直取其

身形相象遠近不變脉有成位瞻應四時而已韓子

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故諸

所意想者皆謂之象今諸獸之形一各自別惟象無

巨細悉皆相類又近視之與遠無異是故謂之象身

始乳三年一產亦能知吉凶
淳化中上苑馴象
死
上命取其膽不獲問之姚鉉得之前左足
是

故易者象也取諸物以為象聖人之意見矣如乾之

龍坤之馬小過之鳥損益之龜姤中孚之魚解未濟

之狐童牝之牛豮羸之豕虎豹蒐狗羊鼠豚羝牲禽

見鮒隼雉鴻雞鳴雀鳳皇咸取而象之
鳳皇見穆姜之筮
至

於器則取于牀于几于枕于柅于舟于車于鼓于輿

于箒于輻于輪于輶于七鬯于資斧于鉞甕缶于匡

鼎黼黻幕弧矢尊酒簋貳於服則取于簪于圭于衣

于縵于履于屨于袂于袷于繩于囊赤紵黃裳于布

于帛罽帶微纆於居則取于家于室于庭于宮于庖

于藩于牖于牖于舍于廬葑屋王居于次于處棟桶

門戶於都則取于邑于國于階于衢于城于隍于關

于虛于廟于巷于比隣郊野於物則取于楸于華于

杞于瓜于蘭于竹于葦于木于茅于茹于芥于株于

葛藟于枯楊蒺藜叢棘碩果包桑在天則取于月於

斗於夜於晝於露出入於日中曷風雲冥晦雨霜堅

冰終朝幾望先甲後庚三歲旬季七日八月在地則

取於田於淵於河於川於陂於險於泥於干於塗於

陰於鼈於磐於菑蕃於丘園於九陵於岐山於穴於

沛澤於谷於平陸坎窞林鹿剛鹵金玉泉井沙石東

西南北在人則取於躬於膚於頂於止於頤於輔於口於鼻於頰於舌於牙於齒於黃於限於陽於尾手足耳目頤面須髮腹背脢拇腓鬢汗血股肱心膂眇跛孕育天劓刑刑荷校桎梏則渥尸疾婚娶慶舉齊咨涕洟歌號笑語啞噬嗟泣威儀志意通係闕眵突來焚并靡不歸之猶未離其類也高宗文王王母箕子帝乙鬼方同人弟子康侯大君士夫家人元夫大師夫子宮人考妣妾婦壯耆羣醜臣子童僕主賓朋友丈夫小子女須姊妹邑人行人寇盜戎介仇殺族類史巫商旅武人惡人夷主配主金夫後夫老妻女

妻不速大首建侯行師幽人丈人錫命好爵災青驅田戰征耕穫憑涉戈獲盟薦言禴元筮失律南狩納約以至馬足黔喙翰音鞞華巢飛躑躅角牯羽翼香臭甘苦玄黃未白孚膏公餗乾腓膾肉飲食享飴勿藥遇毒之類一皆比配曾無遺弃謂不如是不足盡其意也是以豕立而卦明象設而爻顯曾何凝滯之有而代之學者煩荒辭溺章句且不知易之爲義何繇而詣其情哉雖然是特一象也若夫龍非惟乾也而坤亦爲龍馬非惟坤也而乾亦爲馬龍與馬非惟乾與坤也而坎震亦取象焉是故觸類可爲其象合

義可爲其變學者能因是以索之則可以見義文之心見義文之心則能見天地之心矣義文之心即天地之心而天地之心即吾心也見吾心則見易矣今也不因是以索之徒覩代之人執象以迷易而咎伏羲之費書以爲文王病乃不先明於彖象而欲深求於易此負苓者之妄人也舍蹄而索兔舍杭而窮海古今豈有是哉神而明之則必有在矣

易之名

或曰夫子以易彖象爲三物取名義則然矣敢問聖人之意乎曰予不得而知也賢者之言可以一途盡

而聖人之言非可一途盡雖然請試爲若漫言易之說乾鑿度曰易者易也不易也變易也夫易之道廣矣大矣而乾坤以爲首乾坤者易之門也昔者聖人體諸天地先立乎其二卦以爲天地日月陰陽鬼神而六爻爲之六子三才以二卦之畫成六爻之位而八卦之象著生生之理具矣畫始於一立於兩一奇象天兩偶象地是故奇畫成於三而爲乾偶畫成於三而爲坤繇乾之畫交於坤而三男生繇坤之畫交於乾而三女生自主卦言之一卦之中八卦咸具是故卦體一立而分陰分陽四五上以上卦陽而爲天

初二三以下卦陰而爲地初三五之三陽爲震坎艮
二四上之三陰爲巽離兌而八卦成矣初之與三既
以陽畫始終而象震艮又以二陽而象春夏四之與
上既以陰畫始終而象離兌又以二陰而象秋冬周
旋剛酢有不待夫坤者是故用數三百六十乾全用
而坤全不用卦變其始爻變其次倒卦不足繼之反
類反類不足繼之互體而易道辨矣此所謂變易也
天有二正地有二正而共用二變以成八卦天有四
正地有四正而共用二十八變以成六十四卦是故
小成之卦正者四變者二而成六大成之卦正者八

變者二十八而成三十有六純陽卦乾純陰卦坤自
一陽始復而爲卦六一陰始姤而爲卦六二陽始臨
而爲卦十五二陰始遯而爲卦亦十五三陰三陽始
於否泰而爲卦者二十凡六十有四陽自下以順生
則陰反上而逆復陰自下以順生則陽反上而逆復
始於乾坤中於咸恒而終於既未濟又可得而變易
哉是所謂不易也故曰易之爲書也不可遠其爲道
也屢遷動變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是
故易以變者占而亦有不變之占以變易爲道而亦
有交易之道焉陽畫爲剛陰畫爲柔外卦之畫來而

居內內卦之畫往而居外而交易之理見矣或順生
以往或逆反而來或正以交索或反動相對而剛柔
每兩相易惟變適也嗟夫交易之道予於日月見之
矣月行乎天三日而成震初見乎庚故震納庚八日
而成兌初見乎丁故兌納丁十五日而成乾乾納甲
壬十六日而成巽始退于辛故巽納辛二十三日而成
艮爻退於丙故艮納丙三十日而成坤坤納乙而消
長之道成矣故日月爲易謂之日月而於文正爲
勿勿月彩之散者也故月散於日下爲易散於日上
爲物相對爲明對而虧爲物易者朔也所謂朔易習

者晦也明者望也物者望而食者也是故西曰物谷
明載東南而朔易二郡乃俱著于東北今夫日往月
來月往日來物之易也寒往暑來暑往寒來時之易
也將且忽黠比夜忽昶行之易也熱劇而霜寒劇而
雨氣之易也暴雨積草炎休勢之易也蛇化而
鼈鼈化而虵形之易也魚羣而飛鳥群而沉性之易
也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精之易也始感而生終化而
死神之易也喜而禍伏懼而福倚事之易也是故萬
物不易不生六子不易不成艮兌以終相易坎離以
中相易震巽以初相易始則終終則始所以爲不窮

也顧可一途盡哉易內篇曰日月相逐為易故病有陰陽易者乃大病之後交者輒易男曰陰易女曰陽易易者三禱輒死繇此喃之日月之交易易斯益灼矣易曰日月合為明謂明者無踰於日月余然明非合也嗚呼安得史籀鍾雲房而與之論哉逐音籀夸父與日逐

同名氏辨

耳目之所接有不得而盡世知孔子之謚文宣王而不知齊之竟陵王子良與隨之長孫雅亦曰文宣王漢兩龔遂俱為郡太守而兩京房俱明易災異然則千歲之久萬里之遠其不約而合者渠可既知誰其

嘗聞有唐堯與虞舜矣及據梁史則又有所謂虞舜者官丞太常嘗薦明堂之議即虞舜同名錄有漢名盜曰虞舜按乃祭舜

東觀記祭女居切而漢更有唐堯為臨武長堯舜而可名哉

臨武接交州州舊貢荔支堯諫止之然桂陽志中汝南唐堯為臨武長宜後人惡其僭而易之時永元中

予起路史既白祝融氏共工氏帝魁氏青陽氏高陽氏渾敦氏與夏后啓商湯若有巢氏豕韋氏之不同

者而後悵或人之無識也劉恕以神農為大庭氏而謂與古大庭氏異却非

是蓋牽於傳說夏后啓鄒公之子與白公同時見呂春秋夫經史之間名氏同

者衆矣如劉弘王褒俱有十一弘十一十見前錄一

十二九前錄一漢鑄工見傳張良有九而張敞王吉皆

孝成鼎一真人自有內傳

有八然則記錄之下可勝惑哉錄見前士句士鞅之

父也而乃相鞅士文伯也亦范氏之族與鞅父宣子

此為正字非也春秋時人名字亦皆相配文伯之字

伯段與楚陽巧之字子瑕其義正同而鄭泗水亦字

子瑕巧乞同義也襄公三十一年使到請命北即文

伯豈容妄改又按人表士鞅亦有二一在中土一在

中下相去不遠壽夢句吳之君也而乃臣越

也越大夫壽夢見書茲四代亦既該兩伯夷

昭公二十四年書茲四代亦既該兩伯夷

集類非類魯公而論語一書乃有兩南宮括世莫察

爾一問弄者一太公夫公孫龍為孔門高第而類回

為晉代差師時殊事異正得不邁有如王羲之之仕

符健張華之佐慕容德韓信降虜曾參殺人亦既並

時得不為之投杵邪昔蕭繹陸善經俱著同姓名錄

然特不能包刺即以後世固不勝窮而在古猶不少

請誦其涉史篇者左方按古有庸成氏而黃帝之臣

亦曰庸成亦皆作容列仙傳楊玉時容成公伏羲曰

蒼牙而天雷之吏亦曰蒼牙見黑殺禁義臣曰巫咸

而來又商家曰帝曰未宣而為唐刺濮以至離婁事

黃帝則論彼商臣王褒傳注離婁黃帝張若事黃帝

則指夫秦士婁若並見莊子秦張若即蜀郡太守與

趙隱仕商國而亟舉魏賢魏黃門遷秘書監見魚豢

典畧又唐宰相趙隱以大

中三年登第見唐登科記成
馮夷友費昌而竟談河

伯武王伐商問兩日
觀叔均而思稷子山海經商均

之孫見習朋而疑齊臣黃帝臣洽
贊風后為軒師

風后見玄說伍胥為楚族黃帝臣見
謂赤松炎帝諸

侯皇初平而以季連為柳惠等伍陸終之子
季連仲

衍為孟獻之弟仲衍紂
而孔甲為孔子之孫皆有銘

於見聞者也孔甲黃帝史官而孔子入
立孫鮒亦復

若帝學之臣有館之君俱曰羿而俱以射名少昊之

子曾國之士皆曰般而皆因巧著凡此族者悉莫能

紀且以虞仲之孫實曰虞仲周章
蔡昭侯申實蔡

侯申曾孫之子也是叵訛者虞國仲字此於義可

貢父云今又曰申遠也夫名同其祖恐古不然然

莊之孫有仲嬰齊而文公孫曰公孫嬰齊仲嬰齊者

從祖也又乃同時鄭有公孫段字子石而印段亦字

子石乃公孫段從父子也蓋族大有不相統者近代

名子申之漢趙王曰如意矣而廣宗又名之唐義成

宗正善矣曰琮矣而奉天又名之鬱林曰恪矣而建王又名之

此何為邪三代之王悉尊謀系下世乃有即姓而襲

先代之名者烏知其非祖歟以晉王氏一譜而有兩

渾親子兩愷茂仁兩綏愉子兩又緒父兩澄濟弟
處沖還兩安期言子豈惟它族慕用而無識哉嗟

則君子又奚必迹襲以貽識者之譏哉

論遂人改火

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是必然之理也伊古明王之為
 治也顧亦豈能違理哉因天事天不逆焉而已是故
 著時令授人時法而建官象以作服凡以順之也管
 者遂人氏作規乾象察辰心而出火作鑽鑿別五木
 以改火豈惟惠民哉以順天也四時五變輸柳青故
春取之棠杏赤故夏
取之桑柘黃故季夏取之柞櫨白故秋取之棗李赤故夏
排擅黑故冬取之皆因其性故可救時疾予嘗攷
 之心者天之大火而辰戌者火之二墓是以季春心
 昏見于辰而出火季秋心昏見於戌而納之卯為心

之明堂心至是而火大在是以仲春禁火戒其成也

成周盛時每歲仲春命堙氏以木鐸修火禁于國

中為季春將出火而司權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

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民咸從之時則施

火令凡國失火野焚萊則隨之以刑罰夫然故天地

順而四時成氣不愆伏國無疵癘而民以寧鄭以三

月鑄刑書而士文伯以為必災六月而鄭火蓋火未

出而作火豈不免也今之所謂寒食一百五者熟食

斷烟謂之龍忌蓋本乎此司烜仲春以木鐸修火禁
因火出而警言之仲秋火入

則不警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宮禁尚嚴也而周舉之書魏武之令與夫

汝南先賢傳陸翹鄴中記等皆以為為介子推謂子
推以三月三日燔死而後世為之禁火吁何妄邪是

何異於言子胥溺死而海神為之朝夕者乎子初賦

妄說而或者謂昔人言朝无出子胥前者因為舉書

朝宗之語而齊宣嘗欲遵海觀朝舞矣且屈原云聽

朝水之相擊而易亦有行險不失信之言自有天地

即有此潮豈必見紙上而後信哉子胥漂於吳江適

有祠廟當潮頭不知舟徒南恩予觀左氏史遷之書

等潮且復為誰潮耶餘詳後賦曷嘗有子推被焚之事况以清明寒食初靡定日而

琴操所記子推之死乃五月五日非三日也古人以三

禊以清明前三日寒食初无定日後在既以一之而

又指為三月之三妄矣周舉傳云每冬中輒一月

食以子推焚骸神靈不樂舉火然則介子又將以

中亡矣且子胥之死既云五月五日而浙人每春

隨王劭嘗以先王有鑽燧改火之義於是表請變火

曰古者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變則時疾

必生聖人作法豈徒然哉在昔有以洛火度江代代

事之火色變青而晉師曠食知勞新今温酒炙肉用

石炭火與柴火竹火草火麻荻火氣味各自不同是

新舊火理應有異願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若劭可

謂知所本矣夫火惡陳新惡勞自開世然者晉代荀

勗進飯亦知新勞而隨文帝所見江寧寺晉長明燈

綠舟誰念招魂節此沈佺期三月三日獨州離州之
詩而重開避忌之席更作招魂之引乃王績三月三
日賦也然則招屈亦
用三日矣非可信也

亦復青而不熱傳記有以巴豆木入爨者爰得洩利而糞臭之草炊者率致味惡然則火之不改其不疾者鮮矣必以是益知聖人之所以改火修火正四時五變者豈故爲是煩文害俗得已而不已哉東晉初有王

妻李將河南火渡江云受於祖母王有遺書二十卷臨終戒勿絕火遂常種之傳二百年火色如血謂之聖火宋齊之間李姬年九十餘以火治病多瘡姬死人爲葬之號聖火冢陰雨每見火出冢門者今號其處爲聖火巷金陵故事云傳不云乎違天必有大咎

先漢武帝猶置別火令丞典司燧事後世乃廢之邪方石勒之居鄴也於是不禁寒食而建德殿震及端門襄國西門雹起介山平地洿下者丈餘人禽死以

萬數千里摧折秋稼蕩然夫五行之變如是而不知者亦以爲爲之推也雖然魏晉之俗尤所重者辰爲商星實祀大火而汾晉參虛參辰鎔行不毗和所致

辨史皇氏

呂不韋之書曰史皇作書倉頡氏也管氏韓子國語史記俱無史官之說據世本云史皇倉頡同階又云沮誦蒼頡作書亦未嘗言爲史官也及韋誕傳玄皇甫謐等遽以爲黃帝史官蓋肇繆於宋衷衷之世本注云倉頡沮誦黃帝史官抑不知衷何所據而云末代儒流莫見其書更望望交引以爲世本之言世本

曷有是哉竊嘗攷之倉頡之號曰史皇又曰倉帝河
圖說徵云倉帝起天雨粟青雲扶日語亦見之洛書
說河而鴻烈解言史皇生而能書是則倉帝史皇非
人臣之目明矣後世徒見其有史皇之名因謂為史
官尔史豈今之所謂史乎哉古謂字書為史故有倉頡史篇之類揚雄曰史哉史哉非史記也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謂字書之闕文吾猶及見其全而今不復見故班固叙小學云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自後漢徐防始以闕文為是闕事而蘇軾遂以有馬者借人乘之七字為當時之闕者誤矣夫子蓋諭已之有馬不能乘習則借人乘之文有闕失不能是正則因人以正之已不能馬則借於人人有闕亦可正於己庸何害而今無有見其全者不能正云尔故曰今无矣夫
夫者惑之之辭且上古始制文字者倉頡也而無懷氏已刻

徽號伏羲氏已立書契俱在炎黃之前豈得至黃帝

而始制文字邪此崔爰蔡邕曹植索靖顧野王之徒

所以咸謂古之帝者為得之矣崔草書體蔡篆書體成公綬隸書體繁欽

碑銘及許叔重皆稱為頡皇云雖然三五曆古史攷謂在炎帝之世

其是信歟書疏張揖書云倉頡為帝王生于禪通之

紀而丹壺記禪通之紀首別史皇氏則知揖書為有

據者衛氏慎到以為包羲之前斯不誣也孔頴達尚

稍詳獨衛氏云在包羲倉帝之世譙周謂在炎帝時徐整謂炎黃之間失之粵復訂之春

秋河圖揆命篇云倉羲農黃三陽翊天德聖明說者

謂倉為倉頡羲為包羲與神農黃帝之四君者俱能

奉三陽以輔上帝益以諱倉頡之爲帝而在包羲之前矣故河圖玉版云倉頡爲帝南巡陽虛之山巡狩之事固非臣下之所行也爲如字或牽舊說作去聲非昔者孔子

嘗曰封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見者七十有餘君三皇禪於繹繹五帝禪於亭亭三王禪于梁甫而莊周書言七十二代之封其有形兆整堦勒紀者千八百餘所興亡之代可得而稽矣眷夷吾言於桓公曰古之封禪七十有二家夷吾所記者十有二曰無懷曰伏羲曰神農曰炎帝曰黃帝曰高陽曰高辛曰唐曰虞曰禹曰湯曰成王皆受命而後封禪無懷乃在伏

義之前是其可紀者而不識者六十又在無懷氏前

此皆孔子之得見者而七十二君之前又有孔子之

不得見者

詩外傳云古封泰山禪梁又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故頴達謂文字在伏羲

前特未用之教世至伏羲然後始作書契則知封禪之文其來久矣上古

之君其世夥矣壺記以史皇首禪紀梁未之盡也以

彼其說雖不概見於經然士攷質詩書以其所見推

其所不見則自無懷而上可得而論矣倉帝史皇豈

人臣之號哉

辨葛天氏

世紀言大庭氏後十一世爲葛天氏而服虔以大庭

氏爲卽葛天氏敢問所安曰昔莊周叙古帝曰惟曰庸成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庸氏伏戲氏神農氏如是而已曾不及葛天故服遂以葛天爲大庭氏六韜大明所叙復有共工氏渾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无懷氏而无大庭中皇赫胥此學者之所疑也班生表古今人物也庸成乃在共工之後大庭繼之而葛天亦在朱襄之後然自女媧共工庸成至无懷一皆叙之包羲之下在遁甲開山圖亦然世紀從之故世遂以爲皆包羲之後代及其制度無關則

又以爲皆襲包羲之制亦厚誣矣不惟是也如固所叙復黜其祝庸氏軒轅氏蓋以史記稱黃帝名軒轅而高陽之代有祝蝸謂卽其人而黜之尔此孔仲遠所以謂無祝融氏而金樓子興王依莊周所叙而去其軒轅也彼高誘者更以朱襄爲炎帝鄭康成更以大庭爲神農而六韜所叙共工且在尊盧之後庸成且在祝融之後而葛天又在朱襄之後違離蔽固不可勝算此禮記正義所以謂封禪之書无懷在伏羲氏前而以爲世紀不足信歟

開山圖云自女媧至无懷一十五代合萬七千七百八十七歲外記云千二百六十歲或云五萬七千七百八十二或云千一百五十或云萬六千八十

此與列子所記揚朱語伏羲以來近世有所謂三墳

書者乃以有巢為提捷之子遂人為有巢之子而包

羲為遂人之子大庭無懷而下則皆以為羲之臣佐

復有天一遁甲者正以祝庸少昊等為之四帝居于

四方佐黃帝而為治此蓋謂月令四方之帝為黃帝

及王符著潜夫論又以謂顓帝身號共工伐少昊氏

子曰句龍生高其後裔為商湯炎帝身號魁隗其後

嗣為伊堯而以帝嚳為伏羲之後帝舜為皇帝之後

禹為少昊之後顓蔽頽亂尤為可擯委也

論幣所起

傳曰君有山山有金以金立幣以幣準穀而受祿而

國穀斯在上矣金木水火土天之五財與天俱生與

物偕行民並用之廢一不可民知飲食衣裳之用而

貨幣作貨幣作而天下通聖人守之所以為治也則

其勢之來其當生民之物乎昔商之民有無鈇而償

子者湯以莊山之金制幣贖之夏之民有無鈇而償

子者禹以歷山之金制幣贖之而沈演論布以謂興

於周代班固相譚皆謂夏商靡記何邪易稱神農氏

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是貨幣出于炎帝之前矣予

嘗博訪古幣訂以封禪之文匣洗之刻證以汗簡集

綴古文籀韻外書集字等識則有葛天軒轅尊盧之

幣葛天軒轅各見下盧大昊九棘神農一金黃帝少

昊之貨學貨一金高陽平陽金堯泉舜當金策乘馬

之類憲憲如是是古未嘗不以輕重而為天下者也

古幣皆以代號為別舊之錢文錢譜例目之為奇品俱不能辨如異布中有作米斤一金者乃大昊之九

棘長寸七分有廣一寸足間六分有肉好幕文作舌

芒又有作水山舌者少昊貨也長廣皆同有好天寶

元年李幼奇得一種文作降陽乃高陽金也長寸一

分下廣九分首長廣各五分向上漸闊足支四分間

廣三分背文如八字又長平布中有作騎以舌一及

作允陽命陽平陽命隲者凡五種有肉郭皆高陽金

也復有翼斤至有長寸八分有廣寸一分足間五分

圍刑重十二銖無好郭帝譽貨也又李涪家一品長

二寸一分有寸七分枝長六分間四分半首廣七分

重二十八銖文作豸豆二斤全幕文作串又一

種大小輕重與此正等六字亦同但倒書之其出作

虫乃黃帝貨此幣之最大者舜策乘馬長二寸上廣

寸二分下寸三分首長廣各七分足間五分正

圓文作尚全米尺風帝皆函肉好皆有周郭

洪範

八政食一而貨二是食與貨必相資而後興不可一

日而無者則夫貨幣之行其來遠矣伏羲之貨夾錢

云古之葛字則世以爲葛天氏之幣又有作也者王
存又以爲軒轅氏之幣謂古軒轅字合爲一雖未可
執然皇帝氏既自爲皇帝之貨則此爲軒轅幣信矣
柰何說者復泥史記說幣止於唐虞魯褒論幣出自
黃帝之語而謂貨幣不出于上古况葛天軒轅洪荒
之世邪三代書名相變不一逮夫虞夏敦斡所見夏
商異文矣古今書文不同豈可以籀文而論之葛天
軒轅之幣乎曰不然書文聖人所以立制度而示同
文也雖真楷遁形衡邪異置然固有便於事亦遂相
因而不改者夫物固有用於一時而廢於後世又復

蹈襲乃與古符者多矣其數然也世有隸書謂王次
仲之所創而臨菑人得齊胡公之銅棺前鮒隱起皆
爲今隸是隸不出于次仲矣又烏知不出於上古邪
韓非書云倉頡制字自環者爲私背私者爲之公而
漢人論風氣生虫故倉頡制字以凡增虫而爲風是
則始制之字初不異漢世也且誰昔嘗聞之千古矣
包羲氏畫地之制凡天下山五千三百七十居地五
十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
里出銅之山四百五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所
以分壤植穀也戈矛之所起刀幣之所始也能者有

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于梁甫者七十有二家功業德望皆在於此是謂國用則伏羲之制亦既大備及觀管夷吾之對桓公則知輕重自遂人以降矣夫自書契而來君君封禪七十二家其文異制而其立貨幣以救時則同也世闕記簡後世弗攷乃謂古無有貨且謂書文不出于葛天軒轅之世者亦已罔矣

論三易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久矣天之無意於斯文也龜圖鳳苞天地之文也迨其發露天地之文有時而不得秘聖人則之所以爲治也秘而不示

聖人亦遂已夫若昔聖人之得河圖而作易也神明幽贊著寔生之聖人於是仰觀俯察即參兩之自然而倚之數因陰陽之變以立其卦發剛柔之溢以生其文而天地之文始察煉八鴻間矣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轟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小成之易也

上本乎陰者降而下乾純陽天也故正位乎南坤純陰地也故正位乎北乾付正性於離故中虛有目之象坤付正性於坎故中滿有月之象曰生乎東故離正乎東月生乎西故坎正乎西亦南方之火生乎東之木而北方之水產乎西之金也今之上經首乾坤而尾坎離取四正之卦也乾坤交而男女生之乾下交坤故三男之卦附於坤坤上交乾故三女之卦附於乾乾一變爲巽居乾之左再變爲艮故居坎之左三變而之坤坤一變爲震居坤之左再變爲兌故居離之左三變而之乾艮爲山兌爲澤地勢高於西北

故艮位之四瀆湊於東南故兌處之雷出乎地故附坤之東南風薄乎天故附乾之西南今之下經以震艮巽兌為用取四維之卦也乾坤離坎純一不變故益乎四正震艮迭成巽艮互變故益乎四維此伏羲之所理乾坤變化自然之叙故養生者有帝出乎震納甲之論與此正合日月消長之理在焉

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此連山之易也

此大成之易以五行相生為次順也蓋神農之易以人事為重矣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乾生于子坤生于午坎終于寅離終于申以應天時此誰之易邪乾坤相交萬物化生然及功成則男女以用事而父母以退處此天地之常理也陽以順動故乾順進四位而處于西北陰以逆行故坤逆退四位而處于西南是故伏羲初經以乾先坤而歸藏之叙以坤先乾卒諸此也離火生東而王乎南坎水生西而壯乎北火炎上水潤下故離自東而南坎自西而北雷以春分出地故自東北歸于卯澤以秋始伏故自東南反乎西長養萬物於春夏之交者風

也故巽自西南而居于巳作止萬物於冬春之際者山也故艮自西北而處乎寅此則應地之方而見於用者也蓋亦本于伏羲世不見余

初夷初乾初離初萃初兌初艮初

釐初爽此歸藏之易也

此歸藏初經也亦因于伏羲氏蓋伏羲之易本于天歸藏之易本乎地學者不知究余軋兌離震在天為陽在地為剛故在天則居東南在地則居西北巽坎艮坤

在天則為陰在地則為柔故在天則居西北在地則居東南立天立地自然之理如此夷即坤字萃即坎字釐即震字爽即巽字此歸藏是所謂三皇易也

各詳藏本文卦皆六位即黃帝易

小成者伏羲之易也而文王因之連山者列山氏之書也而夏人因之歸藏者歸藏氏之書也而商人因

之世紀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商人因黃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謂之周易傳謂夏曰連山商曰歸藏而周曰周易以為三代所作者非也神農為市取之噬嗑耒耨之利則取諸益而黃帝

之舟楫亦取之渙矣豈惟三代哉山海經云伏羲氏得河圖夏后氏因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列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杜子春從之誤也按歸藏之文有軋為天為君為父為大赤為辟為卿為馬為禾為血卦之類則知與今易通矣或曰歸藏黃帝之書而坤啓筮乃有堯降二女以舜妃之語節卦云殷王其國常毋谷曰之類易為伏羲書而有帝乙文王等語文何邪其卦是也其文非也連山之文禹代之作歸藏之文湯代之作而易之文特文王之作至於爻辭則周公而彖象則孔子也

易者易也變易也而乾坤以為首連山者重山也故重艮以為首艮山也歸藏者萬物臧焉故也故重坤以為首坤者臧也從時配位是三統之政也三統為鍾子為天正林鍾丑為地正大簇寅為人正天正十一月故軋為首地正十二月故坤為首人正十三月故艮為首夏得人統故用連山商得三易之書其書統故用歸藏周得天統故用易

一其法異其為卦皆六位經卦皆八而別卦皆六十

四書一也易尚變連山歸藏尚不變法異也變老也

不變少也易用九六尚老也連山用七歸藏用八尚

少也尚變之占三百八十有四不變之占亦三百八

十有四凡七百六十有八其所以逆天地陰陽之神

數定天地陰陽人事之休咎者備矣或云商著策三十六蓋商氏之

易主於坤坤之策三十有六雖不著見理則然也或曰易以變者占則不變

无占乎曰否凡變之占以所變之爻為占不變之占

以所不變之爻為占古以三易參而占之非不用也

五爻不變則以變者占五爻俱變則以不變者占凡變繇下而之不變繇上而之其不然皆惟軋一卦余

者穆姜之筮遇艮之八其五皆變惟六二不變故以爲占唐人不知以爲史荀以是悅穆姜但求反於周易非也雖然易道主於用介至三易則用於占而易道不豫焉連山歸藏其數皆六十有四與易同也惟易則變故一可六十四而六十四可以爲一是故以六十四乘六十四得四千九十有六其與連山歸藏倍一之理殊矣於是復以五十約之爲三千二百則今之易卦三十二陽三十二陰者也大衍之數五十實筮乎此是伏羲神農以來歷數之本也一倍之而三四倍之而八八倍之而十六十六倍之而三十二三十二倍之而六十四以五十乘六十四得三千二百即三十二或曰三易之變不變則異而其書一皆首之數也

乾曰首艮者以艮爲首法介以艮爲首法者法其止而不變非首書也曰首坤者以坤爲首法介以坤爲首法者法其靜而不變非首書也得意忘象何首卦之云是不然曷亦知夫太易之掌其法而不掌其書邪書果一則連山得陽歸藏得陰繇屯而下卦卦分也而在三易則卦不分焉故曰不異抑且不知雜卦之次與序卦之列不同焉又何歟伏羲氏之小成神農易之爲中成神農之中成黃帝易之爲大成伏羲氏之先天神農易之爲中天神農之中天黃帝易之爲後天豈非易道廣大變通不窮有非一法之所能

盡是故伏羲作之前而神農黃帝相與振明於後惟
變通之術不得不異而其為道則未始不同之歟世
之說者不原乎此乃更以為易道不一可以隨時而
變置者亦誕惑矣千世而下誠使一遇大聖得知占
法之可變而卦不可以損益則易道辨矣亦何至書
名之泥而變不變之紛哉夏謂之連山商謂之歸藏
而周謂之易其用雖不同其致一也

跋三墳書

書籍之逸豈特後世邪昔燕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
索九丘之書及孔子求古之史記自二典九丘之外

三墳八索已不得而見矣後世不知其何書也

亡書有九

共九篇即九丘之字誤也隸丘為丘因繆為共丘者
區也按左氏或作九區云九州之區域攷古多以丘
為區故鬼容區為鬼史丘而驅軀等轉為駐丘軀
即云丘聚非也又云述職方以除九丘亦是妄臆

孔安國以為羲炎黃帝之書曰三墳少昊顓學唐虞
之書曰五典康成從之而賈逵亦以三墳為三皇時
書五典為五帝常典至馬季長始以三墳為陰陽始
生天地人之三氣五典為五行之說籍外論之豈其

然哉

安國又以八卦之說曰八索九州之志曰九丘
賈逵以八索為八王之法九丘為九州亡國之

戒而張平子以八索為法之八議九丘為周之九刑
紛紜不一孔穎達云三墳之書在五典上數與三皇
相當而墳又大名與皇義相類故云三皇之書堯典
舜典為二帝之典推此而上則五帝當五典矣賈公

彥云孔鄭說无正文故延叔堅馬季長所解有異按道家者流有所謂洞神

秘錄者謂是三墳小有經下記云三皇治世各受其

一以治天下是曰三墳後有八帝繼三皇而起亦以

神靈為治各受其一是曰八索至黃帝述歷得其所

謂三皇內文者此也抱璞子云黃帝東至青丘遇風

雲笈云八帝治各千歲上曰三三洞叙目云小有三

皇文本出大有天皇地皇人皇各一卷上古三皇所

受之書也字似符篆藏在名山多不具足惟峨眉山

借有之昔智瓊以皇文二卷見義汜不能解遂以還

之王公以帛公精勤所得傳之賢達大字叙說一十

四篇是天文次第之旨小有經下記所載者十有二

卷推部本經分別儀式合一十有四卷孟先生之所

錄者其山中之所傳猶十一卷二本並行於世晉武帝時南

海太守晉陵鮑靚於元康二年二月二日登嵩高石

室見古三皇文皆刻石為字靚以總五兩告玄受之

為之叙云三皇文者古初以授三皇名為皇文而

三皇經叙則云鮑君所得與世不同靚後授之葛洪

是為三墳其陸脩靜所得者則以授弟子孫游岳本

止四卷至陶弘景分析枝流稍至十一卷與今皇文

小異然觀三皇經文雖號三墳多是符架等事黃蕭

子西岳公之所傳者於逢掖之言戾矣

按三皇經叙云天皇開治

用治天下二萬八千歲地皇代之復次人皇各萬八千歲合三卷號曰三墳鄭先生所傳葛玄三皇文是

也逢掖之說正以內經素問靈樞與易當之果何所

蔽邪靈樞素問醫家明堂之書也世儒第見深言湊

理莫探其朕故推之與易並非實貫也予家三墳書

自大父孝俛先生傳有三卷以山氣形為之三墳山

墳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氣墳言生動長

育止殺謂之歸藏而形墳則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

謂之坤乾復有河圖姓紀與天皇策辟地皇政典之

類大率似假羲炎黃帝為言以遷就於孔說云元豐

中得諸南陽逆旅酬僞書也

云毛漸使西京得之

大抵書生高

譚風月華草間猶足以蓋其淺至於語易自非悟入

鮮有不可笑者今觀其書有云伏羲作易而君民事

物陰陽兵象始明焉一語之中淺鄙備見是豈隆古

包氏語哉有如此燧人為提捷之子有巢為燧人之

子伏羲為有巢之子軒轅柏皇大庭无懷則皆以為

伏羲之臣而加之龍官火紀之號尤可斬也周鼎商

盤籀篆佚書已與今不相侔而此書大率作所謂柳

葉篆者於今代俗書殆不多較鴈可知矣夫墳者防

與大之訓蓋禮法之書而索者究八體之應也故史

伯云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而立德近取身也張平子以三墳爲三禮而馬融以八索爲八卦惟有以也或曰孔子贊易道以除八索則八索已滅矣亦豈然邪三墳近聞有爲之傳以進者宜其寃是惜未之見也

女媧補天說 共工有三

聞見之不明智識枯之也夫智識不超者在粗猶感況妙乎予觀列禦寇記共工氏觸不周及女媧補天之事此古列子之文如是王充說天所引猶亦故共工子盤古篇云共工觸不周山折天柱絕地維女媧補天射十日惟舊本列子先叙女媧事乃及共工蓋近世繆之非古本云蓋言共工之

亂俶擾天紀地維爲絕天柱爲折此大亂之甚也女媧氏作奮其一怒滅共工而平天下四土復正萬民更生此所謂補天立極之功也而昧者乃有煉石成糗地勢北高南下之說何其繆邪甚矣聞見之誤人也伏羲虵軀神農牛首此事之辨者而世莫之解掘井得人而夔一足鄉非達者時而鑄之今猶信也何則識不超者見聞蔽而樂人之譏已也共工氏太昊之世國侯也及太昊之末乃恣睢而拔扈以亂天下自謂水德爲水紀其稱亂也蓋在冀土故傳有女媧濟冀州而冀州平之說是女媧逮平共工之亂明矣

以故邾子述祖之言叙炎帝於其後斯可據矣而傳
記緼結莫可尋詳劉安賈逵則以爲與高辛爭帝史
記文子則以爲高陽誅之荀卿氏以爲禹伐淮南子
又指以舜時此無它蓋堯典言共工故學者以爲堯
時舜典言共工故或又以爲舜時也夫共工氏非堯
世之共工堯之共工又自非舜之所命者叵不知也
堯之共工乃少昊氏之子而舜之共工則炎帝之裔
垂也論者惑於衆多之說遂一謂共工乃職非人名
而傳記顛譽堯禹時之共工皆以爲之後世何其妄
邪彼共工氏自其號氏有國家者而舜之共工職也
帝曰垂汝共工是矣堯之共工是則名尒左氏之傳
可見烏可妄意而爲說乎或者又謂共工氏爲即炎
帝之裔尤非所謂知理者夫垂特工師之任水紀大
事渠得謂爲垂哉且炎帝並堯殆二千載事相遼矣
夏革曰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以今揆古
年載誠眇人情側近可得而知也吁亦目睫之說矣
天下一理物之外事之先其別有一理邪理一貫奚
古今事物之殊哉

共工氏無霸名

顯曹君子有誇予以展禽共工氏霸九有之言傳者

咸謂霸無錄而王者其德力粹駁之謂歟曰否霸之名我未之前聞也其當周之標季齊桓晉文之事乎曰韋顧昆吾非商之霸者乎韋顧昆吾固聞諸後世也豈德力粹駁云哉國佐有言三王之王也植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當是時周故家名分猶有存者故國佐知王之不可以爲霸而霸之不可謂之王也書中侯霸免注云霸猶把也傳云五伯之霸謂以諸侯長把王者之政大抵霸即伯之強者云尔至戰國之士遊談馳說架虛穴空以信行其計而後德力粹駁之說興焉善乎李泰伯之言曰霸諸侯號也霸之爲言伯也所以長諸侯

也道之粹駁在人而王霸之號不可易也王之道安天下也霸之道尊中國也非粹駁之謂也借之紂克改作武志不信則西北霸之盛者而巴西伯霸而粹桓文霸而駁者也三代王而粹秦漢王而駁者也要之其言王霸之道皆欲粹而不欲駁豈直王霸然哉帝皇之道一也泰伯之言知其一而未悉也予於司馬文正得道同之說焉其言曰古之王者必立三公一公處于內二公分天下而治之曰二伯周衰二伯之職廢二伯之號乃轉而爲霸霸之名自是而立荀揚以來不原其本遂以王霸之道分爲兩塗此霸道

之繇始也未聞古之有霸也漢之學者患在望聲求影徒見後世有五霸則以爲古亦有霸見共工氏之迹不白則曰昔霸者也其言往昔未有不以當時準也羊容云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使二公治之曰二伯如周召之分陝曰然則共工氏繼乎包羲之世將羲炎之徒歟曰非也其項籍之類乎籍嘗霸有九州矣當秦漢之間橫行宇內尊羲帝分天下以王諸侯而自稱曰西楚霸王則其自處者然矣彼共工氏蓋籍之徒而非桓文之徒也竊乎帝者之間而不得謂之霸也

路史發揮

卷第二

論說十二篇

共和辨

共工水害

禹治黑弱

雨粟說

地獄之說無稽

神農琴說

論太公

太公舟人說

夷齊子南

論伊尹

伊尹無廢立事

黃帝輕重之法

黃帝乘龍上昇說

論繁毓之妄

路史發揮卷第二

廬 陵 羅 泌

共和辨

嗟乎後世之士何其不能得古人之意而惟敏於為

妄邪夷王崩厲王立無道三十有七年王流于虜共

和十四年宣王立石鼓作於是年司馬說者曰周室

無君周公召公共和王政故號之曰共和自史遷至

溫公無異議也敢問所安曰予不敢以為然也夫厲

王之時周公召公非昔日之周召也周召二公時皆

至宣王時始有召穆公虎而周公則無聞焉至宣王時始有召穆公虎而周公則無聞焉孟民詩

矣夫仲山甫也後屬于齊樊之與周異采各邑奚可牽
合漢杜欽云仲山甫異姓之臣也無親於予聞厲王
宣就封于濟其言明甚即非周公之後

之後有共伯和者修行而好賢以德和民諸侯賢之

入為王官十有四年天旱廬火歸還于宗道遙共山

之首宣王乃立曾連子云昔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

賢之請立焉後歸于國得意共山之

首莊子及呂春秋言共伯得志于共首即其人也共

國伯爵和其名余司馬彪共伯和脩行而好賢厲

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知共伯賢請立為天子共伯

不聽弗獲免遂即王位一十四年天下大旱舍屋焚

于宗道遙得意於共首山之首故汲冢紀年及世紀

云共伯和即于王位而史記亦謂共和十四年大旱

火焚其屋伯和篡立故有大旱改之諸書其事年者

篡立者篡繼而立後世以竊奪為篡者非矣按人本

厲王後有共伯和孟康謂其入為三公蓋周室无君

以三公攝政惟其日久故有火旱之變尔十三

云共伯後歸國道遙得意于共山之首使其竊篡

宣王之立可能得志于共首哉共今衛之共城故

漢之共縣隋曰共城有故共城在東北百步有共山

傳謂至共頭者字一作邾乃漢高帝八年封盧龍師

為共侯國又非詩之恭國與叔段邑也按寰宇記云

厲王流彘諸侯請奉和行天子事十四年厲王崩共

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立為王共伯復歸于國共山

在縣北十里其事益明水經注云即共和之故國共

山是以王子朝告于諸侯猶曰厲王戾虐萬民弗忍

派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

是宣王之前諸侯有釋位問於天子之事者矣然則

所謂共和者吾以為政自共伯尔若曰周召共和吾

弗信也設以二公為政謂之和可曰共和雖然亦民

者不成語古无事亦書年无此法雖然亦民

設以二公為政謂之和可曰共和雖然亦民

者不成語古无事亦書年无此法雖然亦民

設以二公為政謂之和可曰共和雖然亦民

者不成語古无事亦書年无此法雖然亦民

設以二公為政謂之和可曰共和雖然亦民

者不成語古无事亦書年无此法雖然亦民

設以二公為政謂之和可曰共和雖然亦民

者不成語古无事亦書年无此法雖然亦民

設以二公為政謂之和可曰共和雖然亦民

者不成語古无事亦書年无此法雖然亦民

設以二公為政謂之和可曰共和雖然亦民

者不成語古无事亦書年无此法雖然亦民

設以二公為政謂之和可曰共和雖然亦民

者不成語古无事亦書年无此法雖然亦民

設以二公為政謂之和可曰共和雖然亦民

者不成語古无事亦書年无此法雖然亦民

有言天監有周生仲山甫王躬是保是必朝廷有故
而後天子始保佑於山甫也繇此語之和之即王位
果其篡者邪曰不然也臣之保君臣之常也襄王之
出子虎居守亦豈其篡也哉王子虎周之居守者事
正此類詳炎帝紀下
篡者後世小人下輩豺狼梟獍反道敗德者事也和
之賢也蓋于王政而非其得已者也向秀郭象援古
之說以為共和者周王之孫也懷道抱德食封於共
厲王之難諸侯立之宣王立乃廢立之不喜廢之不
怒斯則得其情矣歐陽子論曰伊尹周公共和之臣
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此歐
陽子之
和之非篡顧亦有知之者厲王之後式朝廷

之故哉吾觀聖人之書王子虎卒而益帝共和之不

易也或曰夫子曷不發之曰是不論伊尹之意亦見
偏而知後世之有徇觀攝而知後世之有篡聖

人之特見豈俟于著而後知邪是故不語力亂懼後
世見者之不一也抑嘗語之力亂不語此古者史氏
之成法也下世之史不明乎聖人之意於後常蹈正
者率致其畧而於淫亂之等必廣記而備言之若張
騫之遠使衛霍之塵兵石虎齊昏隋煬之奢靡幽靈
呂武群后之污穢石顯揚素李林父之姦回卓布巢
泚安祿山之階禍與夫奔不懿裕梁全忠之漸逼每
切諄復惟恐或逸蓋以淫亂之事利於騁辭而不知
中人以下實衆而聞見之易於溺
入也夫又安知聖人之所慮哉

共工水害 禹治黑弱

聖人有一視同仁之心是故有蕪濟夷夏之事關於
之洞極曰凡命于兩間者謂之人夷狄禽獸皆人也

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所而舉遠天下之大一人
之身也一身之間皮毛髮爪皆吾愛也攝之不至而
一手足有或偏而不舉則君子謂之不仁至於半身
不遂此可謂之仁乎仁字詳首卷論太極易曰顯諸仁藏諸用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之間孰非吾物邪一
人民之失其所一蠱鳥之失其情與夫一草木之遇
而不遂皆吾仁之不至者也聖人莫不憂之而萬物
者果能與聖人同憂哉是聖人以一心爲天下而天
下之物不能以其心體聖人豈不悖歎嗟乎私於己
者形骸有爾汝之分私於家者樊落有比鄰之異厥

哉不廣邑屋皆然一視同仁吾於禹功見之矣夫以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斯足以爲仁矣然足以見其仁
而未足以見其仁之至至於導黑弱而西戎即叙然
後有以見其仁之至焉方九川之既滌九澤之既陂
而九州同四隩宅則凡江河淮濟之瀾漫泛濫乎中
國者舉順下流之勢而九州之赤子免于魚矣民免
于魚禹之功可以已矣而又導黑又導弱禹之仁其
有既乎黑弱二水塞外之橫流失其故道而爲邊民
之患者也今也爲中國治之則決其奔突而注之塞
外使不爲吾民之害則已矣又奚必因塞外而決之

以入于流沙南海而後已哉計弱之距流沙與夫黑
之距南海皆數千里而遙然導弱必至於合黎而納
餘波於流沙導黑必至於三危而入其流于南海者
凡以塞外之民猶之吾民而裔國之患等夫中國之
患詎可以吾民之欲安而致塞外之民於不安之域
哉湯湯之患天實爲此而禹見天下之溺猶已溺之
是則禹之心一視夷夏不惟不以洪水之患病吾民
亦不以病乎塞外之民篤近舉遠又詎肯以吾民之
利而遺其害于塞外之民哉大抵殺其私者無時不
仁而私其私者無時而仁一饒而丹溪流一怒而亦

原谷知有我者一毫我也又孰能仁其仁而以天下
爲公哉漢光武在邯鄲趙瑗王子林輩請決河流則
赤眉之百萬衆爲魚矣而光武且不答伯禹之心可
得而知矣聖人之愛人何此疆爾界之殊哉禹視西
戎無以異梁州之民光武視眉衆無以異漢家之衆
此天地之爲大也戰國之時齊趙魏皆以河爲界趙
魏類山而齊卑下齊人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
抵齊隄則西播於趙魏於是趙魏亦爲隄於河二十
五里使其水東決於齊夫爲齊利則趙魏蒙其害爲
趙魏之利則齊蒙害違天害物真所謂以鄰爲壑者

也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之國觀其決汾以灌晉陽其不沒者三板厥後或決絳以灌安邑或堰肥以灌合肥咸祖其事及梁武帝作浮山堰堰淮以灌壽陽壽陽之都一昔爲魚共工氏之事不過於此矣繇此觀之共工之水害從可知矣墮高堙堦以亂天下其欲不亡得乎抑嘗卽武帝所泥報讖之說言之囚餓臺城欲一盂蜜水不得而死此宗廟麩牲而不血食之報侯景之兵梁之宗室戕殺殆盡此堰淮以灌壽陽之報也夫能堰淮以灌井邑而乃區區以麩爲牲能絕人親殺人子而獨屑屑於不義羅綺人

之不靈一至于此夫亦豈知伯禹之以四海爲壑一視夷夏而不見彼此內外之分哉然則人之爲仁而至於一視皆同以成兼濟夷夏之事微伯禹吾誰與歸

雨粟說

地獄之說無稽

莊周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君子休可謂知春秋矣惟天下之變故不勝窮也天人之相與不勝變也然求其所以然者則有時而不得言或言之有時而不得信此說者之所以類推而歸之不可致詰之域而世遂以天人爲相遠而不相及且以

爲變異之事聖所不言循致君人漫然不見所畏恣
爲非理而忘國卹夫亦豈知天人之相與甚密而可
畏邪太虛之內大而天地細而昆蟲明而日月幽而
鬼神金石沙礫人吐草木孰非一氣之形哉五藏象
天六府象地是故藏病則氣色發於面府病則欠申
動於貌眼瞶有酒食燈華得錢財烏鵲噪行人至蜘蛛
集而百事喜况家國之間乎逆氣成象而凶慝生
順氣成象而吉祥止亦天地一指彘翼奉之言人氣
內逆則感動於天地殺一孝婦何預於陰陽而天爲
之旱烹一虐吏何預於陰陽而天爲之雨春秋之世

災異變見何日無有變異之來顧若非涉於人事而
人事之萌兆朕未嘗不先見于天地之間惟其德有
小大而應有遠近是故或不旋踵或五六年或數十
歷年而始驗聖人經世蓋難言之是以螽螟蜚或麋
蝓鵠鷁日食星隕星孛木冰無水不雨雨雹霖震山
崩地震廩災屋壞之類春秋悉與人事雜而志之存
而不論將使智者雜而觀之則知其所自矣知其所
自則凡遇變故皆得以恐懼脩省期于消去斯聖人
警世之大訓也比歲甲午二月二十四日晏食環城
百里悉雨水實如沐莢子紅黑黃綠鮮明異色種之

乃條先是二年三月雨蛤如桃梅人犁塊之間自之
蒲棧盆坳所貯際曉皆亡繇此觀之神農后稷之事
為不誣矣況復後世五穀天降良亦不少后稷嘉穀
周氏以興中山雨穀姬人以亡穀粟之零成世常有
而與亡固繫乎人故京房易逆刺謂天雨穀歲大熟
而王充以為論說之家雨穀為凶存昔史皇作書固
嘗雨粟而伯禹播殖嘗雨稻矣見世紀禹事又見外紀燕丹留秦
天亦雨粟而光武之末還見陳留梁惠成之八年雨
黍于齊而梁躒之八年復雨于薛元康四禩玄稷降
于郡國而五代之際閩天又嘗雨豆邇歲舒城且雨

米矣雨米見夷堅志奚獨神農后稷而疑之哉述異記漢宣帝時江淮

雖雨穀三日秦魏地雨穀二千頃其指王時金陵雨五穀民家建武三十一年陳留雨穀蔽地深黑如耕實或疑夷狄間所生弃而不食疾風飄之墜于中國故封祭語趙簡子曰翟雨穀三日蚩風所飄也雨血三日鷲鳥擊于上也然歷觀前載天雨之事蓋非一

矣如蝨宋文公三年秋雨于宋魯襄公二年雨于江

或不為害自上而墜或以為飛蠱之合如雨之多又或以為雨之變四者儒之鑿也自上而下曰雨此自空降異之大如魚漢成鴻嘉四年秋信都雨魚皆長

者所以書如魚五寸李期時雨大魚于宮中皆黃

色又赫連鳳朔元年唐光啓如鰕蛤廣中邕容道常

二年元和十四年皆嘗雨如鰕蛤有隨雨至謂之

天鰕天蛤人取鹵之不取亦化贏蟹同龍科斗蓋亦有海中攝至者見番禺記贏蟹上龍屬雨鼈雨鼈灰塵又梁武大同三年正月雨黃灰沙簡文

大寶元年雨黃沙侯塵紂又梁武大同元年二年上
景亂唐以徠更多有雨黃塵如雪攬之盈掬
紂時墨子云雨土十日于毫又古今注元鳳三年伏
候占元朔四年昭帝始元元年二年魏景明四年系
大同元年周太象二年凉州隋開皇二年京師皆有
此變唐世尤多其十二見志又乾符二年雨于宣武
金夏禹秦穆時皆雨于櫟陽又成王時雨成陽襄王
廣州內記云天雨金鐵是謂刑餘人君碧惠成七年
殘酷好殺無辜不出一兵起于朝
紀公述異記咸陽雨金河間雨黃金黑錫名鐵此亦有然
年收為刃劍極飴利見王會圖嘗問使者隱而不答
蓋地產因暴雨淙出精利余賈耽云國出好鐵日如
沙輸突厥刀劍說法苑珠林言阿脩羅雨兵仗此蓋妄
茲實也
于楚之邦謂項羽春秋演錢近世嘗有多五銖赤及
孔云八政不中則天雨刀錢述異記王莽時宮中雨
五銖錢至石紂末年雨石皆大如蠶按魯僖公十六
地為龜

凡十一魏武末年鄴中雨五色石唐末徽八霄于馮
翊者十八皆耀甘氏云雨石名曰天鼓所下之邦大
戰華銀內記云天雨水銀是謂荆祖不出三年兵喪
年陝雨金銀花珠玉大同中雨雉寶珠虞奇上瑞
四十里非祥也珠玉大同中雨雉寶珠虞奇上瑞
大率成式多誕使兜率天能變化則何雨而不可者
大同之間灰沙之類大似紂時使雨珠寶豈不見史
然或有者華記錄瞿曇說法而天雨華占鏡言仁壽
理不足怪華間宮中雨花如榆莢或即上金銀花
果如魏武世河內雨粟述異記呂后時草漢元時用
又平帝時皆為外氏擅權木唐真四年陳雷雨十里
宋明大始四雨于行宮木唐真四年陳雷雨十里
桂子唐垂拱四年三月天台雨桂子旬餘竹葉占鏡
木多風雨藥君有咎大筋筋占云雨骨于赤鞞後國軌
抵雨草木等多病死筋占云雨骨于赤鞞後國軌
兵疫內記云羽毛易袂云天雨毛羽貴人出走京氏
是謂陽消羽毛易袂云天雨毛羽貴人出走京氏
是謂陽消羽毛易袂云天雨毛羽貴人出走京氏

憂天雨羽漢武時連見之晉大始八雨于蜀皆白隋
開皇六雨于京如馬尾至三尺唐神農二年四月雨
于鄭○熙寧戊申王得臣為巴陵忽雨白毛長二三
尺焚之臭如馬尾○管輅云天雨毛賢人逃漢志天
漢三大雨白鰲膏占鏡云雨血君殺雨膏忠輔多貪
大率多為兵役內記云天雨膏師敗雨肉將易君
血晉傳云佞人祿功臣戮天雨血故紂世雨血末康
之三年三月雨于尉氏有聲如牛唐武德初突厥雨
晉雜事云二頃血之類又貞元二一京師雨之又
後齊河清二年十二月霜晝下雨血于太原易日歸
其不解茲謂追非厥咎天雨血茲謂不親不出三年
无其宗人故帝膳美膳世亦宜有肉恒晉愍時又
魏世鄰地墜肉其大數丈數爵錫荒狀如甘露而黃
日臭連村邑始聞有哭聲爵錫荒狀如甘露而黃
絲絮內記雨絲綿績宋大明帛錄絳羅在廣陵元嘉
七年七月天雨絳羅羅牋異苑云仲舒晨起側有赤
氣後雨絳羅於庭紛紛皆七八寸如箋經宿暴死朽

曰黼黻占鏡云雨杵人龍鳥獸之類莫可殫紀
謂聖人在上群龍為之朝臣按靈臺秘苑去王者失
道下將畔去則星畔天而損以見其象將有兵凶則

墜為鳥獸天下將亡則墜為飛蟲將大兵則墜為金
鐵將水則墜為土上亡有兵則墜為草木兵起主亡

則墜為沙有大喪則為龍又為人而言者善惡如其
言其說則異如漢成時宮中雨蒼鹿魏世河間雨小

見九或亦甚者至有土山武后時慶山水牌京房云
云風所飄目雨而下

疫桀末年水生于朝梁鯨王十二年齊地雨水廣者
六尺漢桓時京師雨水張駿二年二月雨水片如鱗

熱湯唐咸通八年七月此皆耳目之所接焉者也嗟

夫先王之設教必本可信曷嘗以人之不聞不見者

歐哉日月星辰昭布乎其上風火雷電交趙乎其下

此皆世之同聞而共見者也凡若是者亦有持其權

者矣雖然在上者皆有常而在下者常不測蓋有常者以覺君子而不測者以涖小人茲天地之至權也雖其世有治亂而無代無小人是故平治之世變故常微衰亂之期星宿常怒而風雷之戒常不廢所以爲相濟也天地聖人何嘗不以信哉今夫雷之行也必先諦覆而後什之又必篆其事以示之其所以詔之於世者昭昭矣夫然故愚智自守而不煩於政是天之所以濟王政之不及者然也三五以還世衰道降信不足以一澆僞而機變用於是盟誓與秦漢而下盟誓又熄而後佛之教始得

中國天下之士

擯於妄福不知先王之大道與夫天人相與之意於是盡摛其藩而撤其戒曰天變不足信聖人不之言也昧昧相師遂使天地變異昭昭之理散而釋之徒得以闖其堂閭而以其耳目之所無有阿比地獄無稽之說荆而入之以毆一世之人於杳杳昏昏之地而世莫之寤也予嘗作原化傍甄地獄之詭雖同門之哲弗予諒也於是爲之究解而後信之者始一二見猶曰所患子爲必然之說余曰世之惑不解正患無必然之說也變異聖人不言春秋胡爲而書之哉嗚呼亦曷不幸而弗及赤子之未病邪藥之不至達

之而弗及矣雖然尚來者之可追也詩云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神農琴說

朱襄氏之瑟伏羲氏之琴其來尚矣後世雖有作者特修而用之非有改也而三都賦補史記以爲神農制瑟說文世紀隨志小史則以爲神農造琴蓋修之也楊雄琴清英云昔者神農造琴以定神禁淫僻去邪欲反其天真新論琴道云其琴七絃而鄭遂洽聞記乃以爲神農之琴二十五絃夫二十五絃在所未聞而七絃則世皆以爲起於後世或謂周代之所增

註亦嘗發之琴書矣若古聖人凡創一事立一制必有不可易之法是故窮思極致無遠近無小大必致其三而後已固非若後世之士率意而作之者也既討於傳黃帝虞舜琴皆五絃而神農唐堯之琴其絃皆七斯其信者然則聖人之制果無意乎黃帝虞舜上紀者也土之數五故其絃皆五神農唐堯俱以火紀火之數七故其絃皆七是皆可得而稽者也五絃者琴之本制也蓋以當乎五音大絃爲君小絃爲臣而六七兩絃寔爲少宮少商故禮斗威儀云少宮主政少商主事宋衷以爲聲五而已必加少宮少商者

君臣任重為之設副者也二少之絃時謂文絃武絃
一弛一張文武之道而世遂以二絃為文武王之所
加斯大妄矣夫世固有見湘溪二女而以為娥皇女
英乃舜女別論聞周室三后而以為禹伯后稷周公君陳
三謂梳起於赫胥氏蠶始於絜蠶叢氏蓋以胥梳声同
言之二事始若掀子胥之髻而續西門豹之尾者矣唐
至吳子胥廟見其像五鬚長鬚為奪朱之以二絃為
色及鄴城西門豹祠絳袍之下垂一豹尾鄭氏以
文武王之所加是則方書有所謂文武火者是必以
周王執爨而後可也庸生之汲為妄如此哉過作則
暴為失文武嗟乎以其小者見其大者此先王觀政
之意是矣

術也五絃七絃雖或增或損而七絃之為用詳而有
本知其神農法也然則先王之桀度從可知矣茲予
所以每贊古人之制而每歎後世之不如歟

論太公

正道之不明自戰國之急於功利者滑之而漢儒不
能明後世不能討也太公亞聖之大賢也其仕於周
也亦不苟矣孟子曰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
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賢者之去就
可知矣而太史公乃以為漁隱于渭文王卜畋于渭
之陽載與俱歸爰立為師且以為西伯昌囚羑里尚

隱滋泉其臣闕天散宜生南宮括者相與學訟於公
四子於是見西伯于美里而復相與求美女文馬白
狐竒物以獻紂而脫其囚歸而與之陰謀修德以傾
商政其然乎夫太公之爲人果如何邪其出處之
際必有義而其致君也亦有道矣何至操切譎詭爲
儉人之舉哉鬼谷之午合曰昔者伊尹五就桀五就
湯然後合呂尚三八商朝三就文王然後合聖賢之
出處惟可知也今夫閭閻小子之愛其君必有道矣
公之所學者王術而其所事者聖人也顧不若閭閻
小子之愛其君者乎夫紂在上播弃黎老而文王思

皇多士欲盡得天下並人材而用之而天下之英材亦
莫不心而願爲之用矣故其詩有䟽附有先後而又
有奔走禦侮之臣孰有天下之士歸之如此有如太
公而猶伏牛漁者邪且太公之漁也有意於天下乎
抑無意於天下乎有意於天下當文王而不出何時
而出無意於天下則雖俱載以歸猶將鑿坏而遁而
又奚以師爲遷之言蓋取之戰國一時辨士之說而
不知決擇者也且旣曰旼得之矣而又曰四子於隱
所相與見西伯于美里其相盜乃如此且君奭之言
文王之修和有夏也時則有若虢叔若闕天若泰顛

散宜生南宮括曾不及於太公而孟子論五百歲聖人出則以太公望散宜生於文王爲見而知之然則公之聞道實有自文王矣比武王言予有亂臣十人而說者始以爲太公在焉是太公未嘗爲文王師也詩云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則公之在當時特將帥之任介劉向別錄云師之尚之父之合三元以爲名則非必太公也至維師謀乃以爲號師尚父則亦本諸此也夫學訟而脫人之囚與陰謀以傾人之國皆兵謀詭計出於後世所謂太公六韜書者其果信邪六韜之書顧非必太公也班固述權謀不見其書志雖

有太公兵謀而乃列之道家儒家有六韜六篇則又周史所作定襄時人或曰顯王之世故崇文自謂漢世無有今觀其言蓋雜出於春秋戰國兵家之說介自墨翟來以太公於文王爲午合而孫武之徒謂之用間故權謀者每並緣以自見蓋以嘗職征伐故言兵者本之以爲說騎戰之法箸於武靈之伐而今書首列其說要之楚漢之際好事者之所掇豈其本哉君子於此其可不審所取而譎說之是徇邪

太公舟人說

伊尹庖人

昔之人有肩髀以干世者人見其爲髀而不知其所

以爲鼎因曰庖人也然則太公負釣以干世而或謂
之舟人亦宜太公望河內汲人也其爲人也博聞而
內智蓋亦嘗事紂矣紂之不道去而游於諸侯退居
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翻然起曰吾道信矣或曰係
七十餘主而不遇人皆曰狂丈夫也文王獵而得之
嗟夫風雲之會不約而合豈繫俗所窺哉方公之遇
文王說者謂其陰謀詭計以忤合此既失之而或者
因其釣合復以爲之舟人漁父韓詩傳云文王舉之
舟人七十二矣其果然邪夫太公於文王孟子之說
爲近之始廿六來也蓋以釣道說余陳以釣道豈世

俗所謂漁哉亦文王畋于渭之陽也太公鉤餌手竿
而蹲于茅王問焉曰子樂漁邪對曰君子樂其志小
人樂其事吾漁非樂之也然則奚其餌對曰魚求於
餌乃牽其緝人食於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何
揭以祿取人人可殺以小釣釣川而禽其魚中釣釣
國則禽其萬國諸侯是則公之爲釣非舟人也明矣
伊尹之負鼎俎蓋亦以滋味說豈庖人哉滋味之說
鹽梅之說也具之呂覽本味之篇繇此語之太公之
事益可知矣然則莊子謂湯以庖人籠伊尹而范雎
以太公爲漁父厥有繇也鬼谷子云尚三就於文王

然後合於文王必其知之至而後歸之而不疑豈有
合邪辭棘津西入渭其亦知文王之所以興矣知其
興而來以求合其道則其所以釣釣文王者豈在魚
乎雖然卜畋之事我知之矣太公之賢文王既雅知
之豈又懼夫世不之知而我異故於是爲之畋且卜
邪胥靡之賢武丁豈不之知而必曰夢帝賚予者武
丁雖已知之而天下未之知故不得不
託之夢然則文王之不得不託之於卜也審矣知武
丁之夢爲非夢則知文王之卜爲非卜矣武丁之夢
文王之卜是或一道也

夷齊子南

兄弟之間天理之所在也然天下之仁義自兄弟始
而不仁不義亦多自兄弟始蓋是非之相形朝夕見
也有能禮遜得不爲之肅衿而屢歎歎子曰伯夷叔
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又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夷
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其父子兄弟之間予列之詳矣
二子它日義國其弟去而歸周其賢可得而知矣是
以孔子每亟稱之凡有爲也茲未暇細姑迹子南一
事以明子貢之問而信後世學者之弗察也子南公
子郢之字靈公之介子而賈贖之弟也賈贖既奔靈

公游於郊子南僕公曰予無子將立汝不對它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靈公薨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也異它子君沒於郢之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子南之德實姬夷齊孔子居衛蓋有疑輒逆德不可爲君而子南之賢可立而不立者故冉子求折於子貢而子貢舉夷齊以爲問夫子以爲古之賢人求仁而得仁者蓋以明其志之得也始叔齊之遜夷也固以夷長而當正也曰無兄弟之義何以爲國夷以叔齊爲父之所

命也曰無父子之義而又何以爲國爰與俱去一遜而兄弟之倫正再遜而父子之義立兄弟正父子立而君臣上下之分定可謂求仁而得仁矣故聞夷齊以遜國爲仁則知夫子不爲衛君而郢賢可知矣當夫人之以君命而立我承之可也而固以輒在辭此叔齊之義也使輒當時逡巡側避授之子郢以俟貴賤之入則伯夷之舉矣而顧不知是方且嬖嬈周章固位仁人君子之忍言歟曷儒老先而猶昧此乃更以爲夫子善夷齊兄弟之遜爲惡普輒父子之爭蘇輒更取而著之伯夷之傳至謂夷齊之出父子之間

必有間言者豈夫子志哉父子之爭十惡之罪首也
當時諸侯固數以爲譙矣是非隱奧也孰有求賜高
弟不能知此而反聖人疑邪且出公之欲用夫子也
子路固以政之所先爲問矣子曰必正名乎何名哉
直父子而已矣而君子猶以爲隱後世如公羊高者
果以輒之拒命爲正謂其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故慕
容輿輦遂至以子拒父爲可嗟乎父子之間純乎天
理者也豈較是非曲直所哉瞽叟殺人竊負逃之則
凡世間之事不暇顧矣今也爭國則父子之義幾而
國不可一日立矣乃復論當立不當立邪賁欲入

爲輒者繫鼓去位而惟父之從可也顧兵以拒之邪
賁曠見書必以世子明當立也圍成必書以罪輒也
聖人豈爲輒哉奈何譏譏徒知輒知受遜于郢夫亦
豈知世子之名誓之天子而賁曠之出先君未嘗絕
之邪雖然爭者怨矣而遜亦有怨乎曰怨出乎心而
人之爲遜非必無心也宋宣公魯隱公與夫韋元成
劉愷丁鴻鄧慮之徒其初未必出於矯拂勉強以沽
名然其心顧不能不以是爲世間之美事也時以爲
美則有時而怨矣有心者怨之府也介推子胥沒齒
不釋豈君子之爲哉郢之去可謂求仁而得仁矣求

仁得仁夫又何怨之有或以郢遜悔而怨者惟于知其辭出於誠無怨也曹奚不怨輒奚怨哉

論伊尹

嗚呼人之諒亦有如伊尹之大者乎君臣者天下之大義也以民而伐其主以臣而放其君二者天下之大不義也而尹且爲之泰然不疑豈其忠之未諒哉義有時而不濟也今夫匹夫匹婦得一豆甌而不知所處以一介人臣起於采之間而犯二難焉非有脫畧萬乘芥視天下之心疇克爾淮其平日養之者至達道義之所在而能不以天下動其心故其

報

出

制世有不可得而變者湯誓太甲此聖人之所以不廢者亦將以爲萬世君人者之戒亦雖然予不敢以爲正也昔孟軻氏以仁義游諸侯思濟斯民然其要說諸國之君必以湯武之事是其所以自處者非伊尹不爲遂以是得罪於後世之學者惟其尊之者衆詆者未幾而詆之者至矣卒未得其衷也夫其言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又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而所言者必伊尹予則曰仲尼之徒有道桓文管仲而無道伊尹予非異於聖人也聖人之意則然也何則孔子之於管仲未嘗不愛之也所惡其小器者特

以三歸反坫山漆藻枕之事累大德亦至稱齊桓之
功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則斷以爲管仲之功而至以
如其仁許之如其言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正天下
民到如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
夫匹婦之爲諒哉其稱於管仲也蓋如此而未嘗一
言以及伊尹伊尹之事不可掄也或曰論語雖不及
之而書固已取之矣聖人非不稱之曰不然書者史
而已有其事而可監則直著之非有議也而論語則
聖人譏評折衷之書也學爲君子者必於此乎取之
而行此也伯夷伊尹柳下惠是皆以身制行特立乎

天地之間以爲人道之大經者也世固未有臣伐君
者也而伊尹以爲吾盡其所以爲臣之道而不得其
君湯者天之所命也吾不忍坐視斯民之塗炭猶人
而逆天於是俯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然天下之
大義惟君臣今以君爲無道而伐之則後世亂臣
賊子將群起而效矣故伯夷不敢以武王而廢天下
之大義於是叩武王而告之以伐君非忠夫存伊尹
則廢人猶伯夷則逆天於是柳下惠復出而正之不
羞污君援而止之而止固盡其所以爲臣之道而卓
其君之能奉天而已矣故仕於定哀之間而不去曰

後世必有得吾心者然子謂伯夷餓于首陽之下人
到于今稱之謂柳下惠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至
於伊尹又未嘗有言焉蓋伯夷柳惠人之所不屑爲
而伊尹之事不患於無人爲之知夫此則孟子之歎
在所攷矣雖然柳惠之行近於降志而辱身藉使其
君又不可幸焉則仲之業在所進矣以其君霸而致
天下於一正則已矣豈必曰如彼其卑而棘爲其大
哉吾見秦漢而下篡敎之等每爲也果於秦漢之前
則誠軻之尤也雖然軻於三子亦既俱以爲聖矣至
論聞風興起則亦不及於吾豈非清和者可學而作
者不可學歟學清和而不至猶不免於隘不恭學在
而非其志弊如何邪然則軻豈不知其弊哉嗚呼微
軻之論則伊尹之志幽微吾之言則夫子之意無矣
固不可愚也如曰若何甘處於仲之卑而弗自致於
尹之高則弗病

伊尹無廢立事

李昞之雜說惑伊尹曰伊尹未盡善也君之不明持
其顛而正救之可也黜而放之可乎太陽不明星月
奮曜非星月矣大海不受江河自納非江河矣且操
刀而割臧貨而集利曰不爲屠賈吾不信也尹爲厲

階權臣逆夫假廢立以圖國竊比道尔或曰尹之得
至公之稱以有三年之歸政也世有醫生善呪疾者
語人曰吾能易尔腸胃更尔系絡則疾可爲也然人
無肯致其身其難信也周旦北面相冲子不僭天下
之尊不居假王之位聖人之心不可易者同也尹縱
明誠自誓懷至公於不疑一旦溘先朝露則太甲之
於天下一旅人尔大事已去其如何邪羅昭諫則又
曰唐虞以揖遜得天下而猶用和仲稷契以厚風俗
成湯放桀而有天下揖遜已異淳璞大壞伊尹放太
甲立太甲而臣下知權矣乃曰耻君不及堯舜夫堯

不耻其身之不如仲稷契而耻其君之不如堯舜在
致君之誠則善矣顧厲已之事如何哉二子之說如
此歸愚子曰伊尹之事顧非不難也第君臣之義爲
弗順尔且以世之亂臣賊子奔丕懿裕之徒盜國柄
者曷嘗不假尹以餬口兹其所以致議者之如彼也
抑嘗求之攝王之事周公之所無而廢立之事伊尹
之所無也周公之坐朝抱冲子而太甲之居桐宅諒
陰尔蓋古者之君薨太子諒陰百官總已以聽於冢
宰三年父母之養天下之至痛也念慮一起手足俱
廢是故繁務之來有不及察苟可以委而置之者悉

委之矣聽於冢宰豈惟天子然哉國君亦各有攝王
以上卿爲之惟痛均也滕父兄曰吾先君魯先君亦
莫之行則其禮廢已久時人無能知矣太甲之書伊
尹之事宜後世之弗及知也惟元祀十有二月太甲
始居陰之時也百官聽於冢宰此處喪之常紀非攝
也惟太甲者立而不明既乃背去師保之訓則亦矣
復自用而不可以順道矣故尹於是因其諒陰營營
于桐悝之密邇先王之室而作其憤排之心謂之放
者自內而外之言抗世子之謂余非廢也惟三祀十
二月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是起復之例余非

再立也始曰大甲今日嗣王其事亦已明矣自漢群
儒以淺見昧經旨而廢立之說昌及霍光將廢昌邑
告於田延年曰古有之乎對曰昔者伊尹相商廢太
甲以安宗社後代稱爲忠臣將軍誠能行之亦漢室
之伊尹也光計遂決夫以光之不學而投之延年循
俗無識之言遂使後世信以尹爲果嘗擅廢立者莫
之省也抑又攷之太甲之三篇其上篇乃甲居憂之
時中篇乃甲免喪之後而下篇則尹去位之時作者
曷嘗有廢立之一言哉聖人之志蓋簡而其備也嘗
試即太甲之史觀之前有伊訓以始事矣而後復取

咸有一德以終義則尹之在當時有甚不得已而無一毫之私欺見哉且以復甲也則曰惟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彊之休其喜之亦至矣及告歸也則又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尹之心豈將利其私哉予固曰廢立之事伊尹之所無所可議者以舜禹君臣之義概之則有愧介雖然尹之迹爲有愧而心無愧後世爲尹事者心迹俱可以唾去矣曰然則尹之事其終不可言歟曰有孟軻之志識則可無孟軻之志識則亂而已矣奚以尚

黃帝輕重之法

先王之制治莫仁於刑而其所以祥刑莫仁於法法者仁之寓而刑之所取中焉者也夫人之仁非人之仁也天地之仁也人之不仁非人之不仁天地之不仁也寒而給之衣饑而給之食豈能爲仁哉不能不爲仁也無食則使之饑無衣則致之寒豈能爲不仁哉不能不爲不仁也是故代天地司牧者制五刑必即天必於民之可以仁而不仁者刑之所以輔天地之不及也可以仁而不仁負天地者也不可以仁而不爲不仁不受制天地者也先王之心豈不欲天下之人皆仁而爲君子也柰何天下之人有不足以當

誅

吾之望以自弃於不仁而爲小人之歸自弃於不仁而小人之歸于然後不得已而待之以小人焉蓋望之以君子者先王之心而待之以小人者天下之法也一怒而天下安四罪而天下服其所以爲仁亦已至矣刻膚斷領豈聖人之心哉吾故曰制治莫仁於刑刑者先王之惡石也惡石者神醫不得已而用之刑亦先王之所不得已也不得已寓之法是故法者天下之公而非先王之所得有也管叔作亂司寇致刑瞽叟殺人士師可執又烏得以吾仁而屈法哉昔故曰其所以祥刑莫仁於法今夫殺人者誅欺君者

誅此所謂法也先王豈故爲是嚴哉威莫大於殺人而罪莫大於欺君也擅殺人之威而無殺人之罪敢欺其君而無欺君之誅小人何憚而不爲哉是故謀殺人者坐之以殺人之罪謀欺君者與之以欺君之誅則小人何利復敢生事於國吾觀黃帝輕重之法自言能司馬不能者釁鼓自言能治里不能者釁社自言能爲官不能官者剝以爲門故相任實爲官重門擊柝不能者亦隨之以法其於欺君邀功之罪何其重邪雖李悝之法不是過也然輕重之法黃帝用之而天下大治李悝之法商鞅用之而秦有覆窠之

禍何邪惟所附之不同與用之之有異余吾故曰法者仁之寓而其所以不仁者人不仁也夫惟明者爲能用刑惟仁者爲能制法刑欲重而不欲急法欲嚴而不欲詳刑重則犯者鮮法簡則人易避以是爲辟何有惡德黃帝氏之法亦此之繇也而律魁大士不是之法侮文亂典動則失衷不有過急必有處息是二者雖不同而皆可以速亂幸而不亡後王繼之必有法令不行之患然後小人得以公隙勦竊而天下亦從之矣梁統嘗言刑罰在中無取於輕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是故殺人減死而人益犯法此初元建平之際盜賊之所以浸多而不可制歟嗚乎後之持律者亦不在涕持丹筆惟黃帝之爲法哀矜勿喜而毋使有藪炭凝脂割鼻節口之悔則幸矣

黃帝乘龍上昇說

或問荆山經龍首記黃帝服神丹已龍來迎之去群臣追慕靡所構思或即其几杖而廟祭之或取其衣冠而葬守之一應神僊之傳至於儒書以莫不然而天子紀其爲死豈其然邪曰有以明之昔公仲承問於程子曰人有常言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庭帝乃采銅首山作大鑪焉鑄神鬲於

山上鼎成群龍下迎乘彼日雲至于帝鄉群小臣不
得上昇攀龍之胡力顛而絕帝之弓表墜焉於是百
姓奉之以長號故名其弓曰烏號而藏其衣冠於橋
陵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譎怪也聖人與
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智識同
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氣異則智識異矣人之
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使者形也相管攝者氣也相
維持者智識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鼎鼎之異於
雲言之辨也曷足以相感召而質使之邪此其必不
然也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吾聞之太古之聖人所以

範世訓俗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直也
曲言者假以指喻也言之致曲則有傳也久傳久而
詭偽則智者正之譌甚而殺亂則智者止之黃帝之
治天下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爲百神之宗
爲百神之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矣帝乃采銅者鍊
剛質也登彼首山者就高明也作爲大鑪者鼓陽化
也神鼎者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
濟中和之實也群龍者衆陽之器也雲龍屬也帝鄉
者靈臺之關而心術之變此之謂所類也形也氣也
智識也雖與人同然而每上也成成而每上則其精

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群小臣
智識之不及者攀龍之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昇無
見於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
民也弓裘衣冠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
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故於帝之逝也號以決其慕
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
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譎怪也千世之後必有世主好
高而慕大以久生輕舉爲慕羨者其左右狡詐希寵
之臣又從而逢之是甘心黃帝之所爲矣夫生而少
壯轉而衰老轉而死亡此人之大常聖凡之所共上

帝之所弗幸免焉者也且自故記之傳若存若亡大
庭中皇赫胥尊盧以來聖人者不一族誠恐大圓之
上峽榭聯累雖數千百有不足處而復何主宰何臣
使而猶昏昏默默以至於今乎此不然之甚者也然
世之人智者歆羨愚者矜跋而不已甚矣世之好譎
怪也夫周之九鼎大禹所以圖神姦也黃帝之鑄一
禹之鑄九其造爲者同而所以之適焉者異是可以
決疑矣歸愚子曰無見於下衆人之所同有見於上
聖人之所獨首山之銅弓不敢伸誠恐游方之士又
從而引之以歸於天庭至寶之言故言之不可易也

如此

論槃瓠之妄

有自辰沅來者云盧溪縣之西百八十里有武山焉
 其崇千仞遙望山半為洞鑄啓一石貌狗人立乎其
 傍是所謂槃瓠者今縣之西南三十有槃瓠祠棟宇
 宏壯信之天下有奇迹也予曰是黃閔武陵記所志
 者然實誕也記云山半石室可容數萬人中有石牀
 多辰州圖經云隍石窠如三間屋一石狗形蠻俗云
 槃瓠之像今其中種有西一口七村編明戶起居飲
 食類省民但左任二日施溪武源歸明蠻人三日山
 操四日侏僚雜自為區別而衣服趨向大畧相似七
 俗以歲七月二十五日種類四集扶老携幼宿於廟
 下五日祠以牛豕酒饗推鼓踏歌謂之樣樣蠻語祭

也云容萬人循俗曰然則所謂槃瓠者非歟曰非也
 之妄。樣當用養

何以言之予稽夏后氏之書知之也伯益經云卞明
 生白犬是為蠻人之祖卞明黃帝氏之曾孫也白犬
 者乃其子之名蓋若後世之烏虺犬子豹奴虎狔云
 者非狗犬也雖然世之誕妄厥有形影其言之不典
 亦實自於經也按經又言卞明生白犬白犬有二自
 相牝牡郭氏以為自相配合蓋若今之婆羅門半擇
 迦者鳥有曰鵠鴉曰鴝雛者一身之間自為牝牡半
 迦者釋迦者其種有五有具男女二體者有半月為
 女者皆偏氣所孕而應劭書遂以為高辛氏之犬名曰槃瓠
 妻帝之女乃生六男六女自相夫婦是為南蠻則知

其說原衍于此是殆以白犬為厖介至郭璞張華千寶范曄李延壽梁載言樂史等各自著書枝葉其說人以喜聽而事遂實矣且其說曰高辛氏蘇有得犬戎吳將軍首者黃金千鎰邑萬家妻以少女杜君卿固疑其誕謂黃金古以斤計至秦始曰鎰二也三代分土漢始分人古安得萬家之封二也將軍周末之官三也吳姓宜周始有四也佑之難亦當矣又引其獄中與諸甥書證之然不知其說之不出乎曄也伯同吳權之妻而羿之友有吳賀不可謂吳姓至周始有謂夷狄古无姓可也伯益為百虫將軍玄女立軍之將不可謂將軍周末之官謂夷古无官號可也其說本出應氏書夫人畜之交通

世蓋每有昔元嘉中孟慧度之婢蠻與犬通處者且

逾年然高辛之事常竊誕之慧度吳興人事槃瓠者具宋書志等槃瓠者

特獬豸之轉犬尾按玄中記槃瓠浮之東南海中

是為犬封氏蓋因本風俗通然亦不謂蠻人之祖記云

高辛時犬戎為亂帝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戶帝之狗曰槃瓠七三月而殺犬戎以其首來帝以

女妻之不可教訓浮之會稽東有海中得地三百里封之生男為狗女為美人是為犬封氏玄中之書崇

文總目不知撰人名氏然書傳所引皆云郭氏玄中記而山海經注狗封氏事與記所言一同知為景紀

曰然則盧溪之祠君武山之像何彰邪曰見石西俯

則以為為惠遠點頭見石東僂則以為為秦皇赴海

木石之象物厥類多矣偶然喚作木居士豈特一槃

彘而已邪不然犬戎國之神哉經亦有云犬戎國有
犬戎神人面而獸身非蠻人之祖也

路史發揮

卷第三

論說十二篇

辨玄囂青陽少昊

論史不紀少昊

明三正

青陽遺妹

辨伯翳非伯益

原焚

理李二氏



老子化胡說

論恒星不見

佛之名

佛之俗

道以異端明

路史發揮卷第三

廬 陵 羅 泌

辨玄囂青陽少昊

玄囂青陽少昊三人也說者以玄囂爲青陽或以青陽爲少昊或盍三者以爲一劇爲淺陋按春秋緯黃帝傳十世雖未足信然竹書紀季黃帝至禹爲世三十以今攷紀亦一十有二世昔漢杯育治始終黃帝而來迄元鳳之三三千六百二十九載帝世季世正自多有內簡黃帝後有帝鴻有帝魁有青陽有金天而後乃至高陽金天少昊俱爲青陽之子攷之書則

無疑質之世則不詭青陽玄囂自二人周也

王水黃帝經序

云黃帝九子一日帝喾封冀二曰金天封荊三日摯封青四曰青陽封徐五日顓頊封頊六曰高陽封雍七曰帝嚳封梁八曰帝辛封兗九曰姬都封陽子者非謂其生也謂其世也求之世則然矣而其記則誤也二金天當是帝魁三摯當是少昊四青陽則少昊之後六高陽則顓頊之子八高辛則摯九姬都則堯也

司馬公作史記不紀少昊畧不識其所出而言玄囂不得居帝位夫少昊之桀度顯在人自三代以來皆所專用祀于五帝之位正於月令之次德之在人

如是之著而玄囂不得居帝位則玄囂非少昊明矣

外傳史記古書皆不言少昊為黃帝之子也史記云黃帝生玄囂是為青陽降居江水此太史公之誤也黃帝之子二十五宗

賜姓十二惟紀有二餘十有三皆姬姓也

史云得姓者十四人

此本國語為十二姓二姬二紀其文甚明解者乃破為十三蓋不知國語姬紀二姓青陽之失青陽

與夷彭同為紀姓玄囂與蒼林同為姬姓少昊生於

青陽循其紀姓帝嚳出於玄囂循其姬姓氏本紀姓

出於少昊而帝嚳之子帝堯猶襲姬姓氏之來各

有派別則玄囂青陽又不得為一明矣

玄囂西陵氏之子青陽方

雷離氏之子少昊干類氏之子

夫玄囂降居江水青陽安得降居江

水之事蓋太史公統記二人皆出黃帝而並列之後

世因傳習而誤之其初宜曰生玄囂青陽玄囂降居

江水爾

少一玄

魏曹子建之贊少昊也亦稱祖自軒

轅青陽之裔則少昊爲黃帝之孫而青陽之後矣惟
帝德攷云黃帝之子少昊曰清又曰清者青陽也其
子曰摯茲太史公之所取所以致學子之疑者蓋少
昊二字傳之者之贅之也少昊非清而摯即少昊郊
子曰我祖少昊摯之立是
也是以張衡條遷固之違誤謂帝繫說黃帝在青陽
昌意與周書之說異而郭璞亦云少昊金天氏帝摯
之子也然以摯爲青陽之名則又誤矣記注紊亂如
此學士何從而要質之乎故詳焉

論史不紀少昊

司馬氏父子世與太史其作史記也首于黃帝而略

之以顓帝帝學又繼之以唐虞以爲紀三皇刑則不
及羲炎以爲紀五帝刑則不應黜少昊而首黃帝學
者求之而不得其說此所以致後世之紛紛而蘇子
之所以紀三皇也竊觀太史公記首黃帝者特因於
世本若大戴禮帝繫五帝德蓋紀其世而非主於三
與五之說也抑以謂後世氏姓無不出黃帝者故首
而宗之至於羲炎鮮有聞焉是以不紀是太史公之

本意也

孔安國刻向服處以黃帝爲三皇而司馬遷
列之五帝首是錯桓譚王肅遂以爲據夫以

黃帝首五帝則五帝爲六而三皇少其一故魏
益以祝融氏白虎通益以共工氏鄭康成益以女
爲皇而五帝爲六人以謂德合五帝坐者稱之不
人數拘而梁武遂以遂人爲皇黃帝少昊顓項帝學

堯為五帝舜弗豫謂舜非三皇亦而非五帝持與三王為四代尤為無據然則少昊不紀則失之矣以為易不著邪則易稱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韻學且無而况少昊氏乎易傳不言固得謂之無哉無其人則無是號矣季渺世夏傳者自少豈直少昊與韻學乎蓋五帝者皆循黃帝之道無所改作故易傳不之著劉恕不知出此乃竟黜而不持紀杲為得歟雖然此持世之所知者也世之所不知者又不少矣萬禩之下其或書出於巖壁有得以信聖人所不言者多矣非不之言也言之不及也非言之不及也制度之不章也言之不及後世因無得而觀

焉此學者之不幸也豈直少昊韻學邪或曰易傳之

不及之既聞命矣敢問周用六代樂封三恪何以皆

不及之邪曰不用其樂先賢言之備矣蓋制度之弗

傳爾且大司樂以雲門祀天神以咸池祀地示以大

磬祀四望通夏商周之樂凡六磬有韶字今周官等皆作大磬謂舜樂大

韶之外別有大磬繆也夫黃帝之樂多矣何獨取之雲門堯舜

之樂多矣何獨取之咸池大磬乎蓋以法度之可尊

醇厚之可樂也所不用者法度之不足而遷之是以

三統曆言周遷其樂故易不著崔靈恩謂非如舞之

制又非今宜故越之而用雲門不立其樂亦不為恪

是皆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昔者六國之君魏文侯爲
最好古漢孝文時得其樂者竇公獻書乃周官大司
樂樂章也厥後河間獻王與毛生等采周官及諸子
言樂者以作樂記然大司樂有雲門大卷大咸而樂
記則有大章咸池亦自抵牾矣雲門大卷皆黃帝之
樂大咸即堯咸池之舞而大章又堯樂也豈非法度
之可尊醇厚之可樂故邪且英韶本皆黃帝之樂後
世所不知者鑄十二鍾以韶英韶是也顓帝曰承雲
帝嚳曰大韶則是高陽承之而高辛大爾舜歌九淵
以美禹功禹因之爲大夏則固少昊之樂也帝嚳作

大韶六列五英舜脩而用之則是三后之樂虞夏
而用之矣然韶不言嚳而稱舜淵不稱少昊而言禹
者以其備各詳本紀若曰三恪之不封則我未之前聞也
少昊之後周封之於莒矣第以代遠而黜于恪顓帝
之後爲禹爲陸終禹之裔固已在恪而終之六子周
代俱列土宇非不封也帝嚳之後則爲陶唐爲商周
唐及商之裔已俱恪矣周固不論也若夫上古之君
其世渺矣其系微矣其政散其樂缺有不可得而攷
矣雖欲用且封其可得邪又或封之而所封不見亦
不得而紀也固陋之言固不足惑然後之君子之所

欲聞予得而略乎

明正三

甚矣周秦而下先王之政無一定之說也三代之所尚正朔異服色殊昔者竊聞之矣果且有是乎哉果且無是乎哉以為有是乎而說者以為正朔聖人之所不言文武政而正朔循嬴秦不害於治嬴秦政而服色從三代無損於亂顧其本而已矣以為無是乎則說者以為五帝以來正朔悉異三皇而往服色舉變不若是不足以為盛而廣川先生河汾老子猶以為言卒不得其衷也或曰授受者循其故革命者

其時是故夏禹而前不有改也其然乎

禮安國云自古帝王皆以

建寅為正世商革命而建用丑周革命而建用子蓋以為革命者必新制度以變天下之耳目也

昔孔子作春秋書王三月而古之王者必存二代所

以通三統也三易之書首乾坤艮而息棄三正屬民

之所以為不恭者何至於禹而後革之哉

三統合於一元故春

秋書春正正月者九十三王二月者二十一王三月者一十九明此乃時王之正月所以通三統也故漢宣詔曰春秋於春月書王重三正謹三統也然竊攷之三皇

微也高堂降云三春稱王明三統也之代歲皆紀寅顓帝之曆攝提首紀而帝堯之分四

子亦鳥正於仲春是則其建同矣惟虞之法雖不著

見而分巡岳鎮必按四仲是則三聖之相授所守一

也使舜易堯正則禹改之矣夏正得天明不改也是
不然亦人事而已矣蓋亦有天事焉何則天下之事
有本有文有因有革文者天之事而本者人之事可
革者其文而不可革者其本也在文可革則三皇而
必革在本可守則雖三代而必守是故湯既革夏而
建用丑矣至於作曆紀元則復首冬首外紀湯革夏
改正朔以建
丑為正月交服殊號而作曆不復以正月武既革商
朔且為節更以十一月冬至為元間從之
而建用子矣至於授時巡祭則猶用夏時是則本者
未嘗革也外紀武王克紂改建子為正月以垂三統
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用夏時二事
蓋本世紀曆紀實出沒書周月云夏數得天百王所
司商湯用師于夏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文

貨示不相公以建丑之月為正易民文眠若天時大
變亦一代之事越我周王致代於商改正異制以
三統致於敬授民時巡狩承享猶自夏焉惟元祀
知夏時不可改改正者示不相公而已

十有二月太甲之正月也不以商正紀惟一月既南
至周書之正月也不以周正書正月繁霜四月維夏
五月鳴蜩六月徂暑九月授衣夏之時也故易說曰

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人事然也春秋書王正月說者
為周正月周正建子

天道然也雖然天道始于子而春必寅卯辰若以周
之正月二月豈得為之春哉故如周官所言春夏秋
冬皆為夏時小雅豳風亦皆夏正毛鄭之說皆然蓋
春秋方以尊周何得不用時王之正大傳云改正朔
易服色此其所得與民变革也疏正謂年始朔謂月
初言王者得政示從我始改故朔隨新正唐彭偃所
謂王者之政以變人心為上是也晉傳常侍議應遷
禪則不改正朔遭變征伐則改之魏受漢禪亦已不

改者傳曰五帝殊時不相公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謂此夫不相公者樂之器而樂之情未嘗渝不相襲者禮
之文而禮之實未嘗易是故正朔之所異者寅子丑
而春卯秋酉則同服色之所改者異白赤而上繪下
絺則等忠質文雖異尚而盥豆升降之節均爵富親
雖異貴而仁義禮信之施一也豈非文者可革而本
者不可革乎子曰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
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商繼夏周繼商有改制之名
無改制之實革其文不革其本也今夫忠質文之相
資以成治猶寒暑之相待以成歲也有偏勝爾烏可

以獨任哉柰何說者離之而指為相救術邪易曰兌
正秋也夫以兌為正秋則震為正春而坎為正冬離
為正夏也必矣周書之周月日四時之成歲春夏秋
時應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谷雨以著
至冬三月中氣天地之正不易之道故斗必指寅而後謂之春必建巳而後謂之夏此不易之道也今也
以冬為春而以夏為秋則四時反易而失其位矣且
既曰建丑矣而書始復位則曰元祀十有二月是月
不易也曰建亥矣而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是時
不易也子丑非春亦明矣建用寅謂之歲用子謂之
年太史歲年以敘事是
也又用先代之曆周正建子而四時之事亦用夏正
如正歲讀法三歲大計群吏用寅建也如司稼視年

上下之類用子建也昔者顏子淵五夫子之以帝王之道許之

者也方其發為邦之問也則告之以四代之禮樂如

乘輅則商之從服冕則周之從惟至於時則斷俾之

行夏誠以人事之不可得而革也行夏之時見夏政之得天乘商之輅

明商政之得地服周之冕周政之得人三者備然後成之以韶樂樂者政之成也昔縣子問子思曰顏

子問為邦夫子曰行夏之時商周之異政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商周革命以應天因政

正朔所以神其事而世有為歲本之說者乃謂子當如天道之變然也

夜半則輒屬來日遂以子丑之月屬之來歲蓋亦不

知此天事爾夫又烏知日出之二刻半為明聖人本

人事而施之哉或知夫此則三正可得而議矣大施地化之道

蓋自有理人生自寅而成於申地化自丑而畢於辰天地自子而復於子此又繁矣雖然商以

建丑革夏正而不能行之於周周以建子革商正固

不可行之於夏秦以刻建此何等時邪其不可行而

謂之閏位也宜矣漢室承之不之能改至於孝武而

始克用夏魏初寅建至其子叡乃建用丑及孫齊芳

始復從夏唐至宋昌尚猶行子既而用夏上元初載

爰復以子又年而後寅紛更膠葛之不可要如此雖

然繇漢迄今千有餘載惟夏正者卒莫能易豈非文

可革而本者不可革歟紛紛之論夫亦豈知三代之

政文變而本不革哉不然三代而下豈予之屑言歟

青陽遺妹

人主有大惑九材者處其四而不材者處其五好貨貪仙悅女色而事四夷此材者之所惑也為游觀喜符瑞好樂便佞而諛佛此不材者之所惑也是九者皆足以喪身亡國而女色為尤急子曰我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天下之物好之斯惑之矣小惑易好大惑易性是故攫金者不見市賈逐兔者不見泰山而况女色之移情乎艷妃光妓嫖媿柔撓方其好之窮身究欲以至五情爽越人倫悖繆而不知所為王雖其居深漏匪隱無往不用其至有如當塗之子畱心閣

室無非肆意得志之所怦怦鞅鞅惟恐不極幽而甚密也當此之時趙國奚求而不得哉譖嬖行於尊姐之間鴆毒作於言笑之下日媵月浸夫孰得而知之然則化人而禽率華而夷孰非是邪皆者孔子用於魯齊景公以犁鋤計歸女樂於季氏而孔子行舟之僑用於虢晉獻公以苟息計歸女樂於虢公而之僑去由余用於戎內史廖為穆公策遺以女樂二人而由余奔子胥用於吳陶朱公為句踐策遺以西施鄭巴而子胥死是非神祕之畧也非有駭異之謀也然而四發四中如出一軌良以人之好嗜不大相遠而

德色之心不能兩重故雖大有爲之君一蔽於是則
從聖如孔子賢若僑余有去而已忠若子胥有死而
已尚何道之能行而何謀之能濟哉雖然是特以取
小國爾故有以下大國者矣昔者夏伐岷山岷山以
妹喜伐夏商伐有蘇有蘇以妲已伐商周伐褒而褒
以妲己伐周晉伐驪而驪以姬氏伐晉故曰三戈之
亡皆是物也然則鄭武公困於胡人而先妻之女以
娛其心然後龍襲而取之重丘氏君於青陽而先遣之
妹以惑其治然後龍襲而滅之斯亦秦越人小兒宣博
累效之名方也嗟夫義理之脩所以養其心芻豢之

設所以養其形也義理勝者正氣盛而天理行芻豢
勝者血氣滋而人欲熾人欲熾則好色之心軒天理
廢故好德之心輕權輕物重權重物輕此不易之理
也三伐晉侯既覆于前而吳魯戎虢復溺之于後然
繼此者代不乏有是何邪亦不剛而已矣剛者天之
德而君子之操也終日乾乾自彊不息則凡天下之
物有不足以動其心而况於格物之餘乎刑寡妻刑
二女一正家而天下定矣又奚至氣轢萬夫而困躓
於一粉黛假哉繇此語之正觀之君亦足以豪矣

正觀二十年高麗進美美女二太宗謂其使者曰
歸告尔主美色人所重也尔之所獻信美矣

然閔其離父母兄弟於本國留其身而忘其親受其色而傷其心朕不取也近日林邑獻鸚鵡尚解思鄉訖請還國况人乎乃還之

辨伯翳非伯益

秦趙宜祖少昊

事有若近而實先似緩而甚急者世次之亂姓氏之失此人倫之所繇紊習俗之所繇薄也予之紀少昊也既辨玄囂青陽少昊為三人矣復合太史僖老子老萊子以為一既辟仲衍不得為孟虧之弟矣乃復明伯翳不得為伯益之名若字豈無說邪夫孟虧當夏啓之時而仲衍事商太戊豈有同父之兄先已而出於四百載之前者乎伯翳者少昊之後皐陶之子

而伯益乃帝高陽之第三子隕歆也然世俱以伯翳

為印益其繆甚矣予嘗攷之伯翳者嬴姓之祖也

書傳嬴姓實出少昊其源甚著非高陽後也郊子云

吳亦鄭語嬴為伯翳之後他記多同中按陳祀世家

序舜禹之功臣十有一人云伯翳之後平王封之秦

而云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又云皐陶卒

封其後于六或在許然後舉益而授之政則伯翳不

得為伯益尤顯故劉秀表校山海經云夏禹治水伯

益與伯翳主驅禽獸是則益翳為二人亦有能知之

者第大史公於益翳有時而不分所以致後生之繆

爾秦本紀云高陽之裔孫女脩生大業大業娶女華
生大費女脩乃高陽之裔女而適少昊之後大業之
父者蓋大業之父名不著見而秦趙二家遂以母族
而祖顓頊非生人之義也邾子曰我祖少昊而嬴氏
乃其族也則秦趙宜祖少昊爲得其正班固之徒不
知攷此乃直以女脩爲男子而系之高陽之後故世
遂以伯翳爲伯益不復別也抑又稽之伯翳蓋封於
費者也是以有大費之稱若大封大唐者費昌費仲
俱其後也而世亦復論更以大費爲伯翳之字益可
宜矣且大業者臯陶之次也而史記音義復以臯陶

爲即大業蓋以史記大業之下無臯陶而失之至世
紀書乃直以爲高陽生大業又以大業之妻女垂爲
大業之子而別出女垂之妻名曰扶始扶始生高陶
臯陶生伯益唐書取而用之此春秋元命苞之說不
足實也元命苞云堯爲天子季秋下旬夢白帝遺以
鳥喙子其母日扶始升高丘白帝上有雲如
虎感之而生臯陶扶如問之
如堯言鳥喙子謂臯陶也

原焚

甚矣焚尸之酷也其禽獸之不若乎夫人之所以異
於禽獸者以其存心也以其有禮也孟子曰存心養
性所以事天也存養者盡其事而無媿之謂爾生有

養死有葬所以事也子夏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
死無以爲禮也人之生世豈惟自求飽煖逸樂而已
哉生欲以爲養死欲以爲禮爾今也生無以爲養而
又離之死無以爲禮而又焚之非惟離之又絕之非
惟焚之又棄之可謂人乎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
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夫能養亦難
矣而猶未足爲孝然則孝者豈惟能養而已哉必有
敬焉既不敬復不養既不養復不葬此何理耶曾子
曰慎終追遠則民德歸厚矣喪祭之禮薄則倍死忘
生之人衆矣弊雖不棄爲狸馬也弊蓋不棄爲狸狗

也孔子貧無蓋於其狗死猶與之席聖人之於物亦
且致其盡矣父兮鞠我母兮育我而顧生離之至於
凍餒而弗之顧比其死也復一舉而焚之撲之湍流
微塵漂散示以不返其不及犬馬也遠矣嗟夫焚事
夷俗也在昔三代罪至惡逆乃有焚尸所以示凌遲
而紀之人類也柰何末代不知其故反狗夷俗舉凌
遲惡逆之刑而施其親豈不大可哀耶嘗試語來歟
孕者胎必傷扶生者尸必涼天地之所以使人重其
生也覺昏而夢靈生宜而死神造物之所以使人謹
其死也立和表爲神道陳玄輿而設僞物啓塗轍遣

皇嗥而祝發之勿震勿驚凡所以安神而安靈者惟
恐其少不至斧棺裂槨過者梲魄是所謂安靈耶方
其熾焰皮效盡鐘筋髓縮胸至有起而躄者效禽獸
亦不忍而孝子順孫時且爲之於汝安乎抑嘗稽之
雷公之書炮炙之方一骨一石必曰存性而今焚者
晞新煇燥橐而鼓之務桀其事靡遺餘力父母之一
性果復存乎然而愚者卒惑至自喜其能然曰予之
能事畢矣反控其故則曰佛者教也彼善爲祝而善
懺是將生善地也吁一何愚之至此極耶世有導人
溺者語人曰我善爲祝將俾而爲水仙而第溺之耳

憑而信之乎天既已離而絕之方且燔不根之故楮
以爲薦既已焚而棄之方且作無用之蠻語以爲祝
其果信乎生受離絕之若死受焚棄之酷而顧區區
從事於無有所益之薦祝是之謂放飯流餒而問無
齒決其不情誣悖也明矣曩予觀於必閣閑談有鄭
民張福詮者貴難爲雷所撲其妻焚之中道忽外既
而讖曰福詮震死亦備苦矣而又見焚不已甚乎予
以是知焚事之爲死者苦也甚矣可不戒歟易曰敦
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夫欲人之歸厚必有
人倫始人倫之切莫若喪祭而顧可爲畧耶藏千金

之壁者緹衣十襲匣戶九扃齊沐而出之猶恐不敬
况於親乎王喬之仙彼固以爲天下玉棺是則人情
之不可磨滅者雖天上不廢也且其說曰世尊之死
金棺銀槨其自奉也蓋若此而顧以焚棄之事待世
人乎謂不然矣若曰能遺刑乎則波旬之叫哭文殊
頊足果遺刑乎然則今之爲焚事者真禽獸之不若
也孝子順孫蓋亦爲之却慮而深思雅雖然流俗之
爲之抑有繇矣奉佛事則曰無餘貲而不葬也朔陰
陽則又曰無善地而不葬也嘻上世無佛地獄何無
夫代誦經天堂何有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
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而觀佛者何爲忠孝既昭三鶴
自戾碑誅雖宗無後可守高緯之父母非不上宅此
隋文之墓田非不叶吉而反爲殃亦可以理曉矣然
則世之君子盍亦爲之觀相而節度之乎設棺槨以
斂之捐壙厚以安之使比化者不暴於外追遠者不
失其處而又爲之法制以禁其逾期不葬而爲佛
事說陰陽者其亦庶乎其可矣

內翰洪公邁隨筆云自釋氏火化之說於是死而
焚尸者所在皆然固有炎暑之際畏其穢泄斂不

終日肉未及寒而就熱者矣魯夏父弗忌獻迎祀之議展禽曰必有殃雖壽而沒不爲無殃既其葬也焚煙徹于上謂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吳伐楚其師居麻楚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糜中不可并焚也衛人插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燕騎劫圍齊卽墨掘人家墓燒死人齊人望見涕泣怒目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燒陳良等則是古人以焚尸爲大戮也列子曰楚之南有炎火之國其親戚死斫其肉而棄之然後

埋其骨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其親戚死聚薪積而焚之燠則煙上謂之登以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蓋時是其風未行於中國故列子以儀渠爲異至與斫肉者同言之

原理李二氏

世之繆誤者無氏姓者也非氏姓之無統也繇人之好言氏姓者繆誤之也予越路史而後天下之氏姓始得其正矣臯陶之後有嬴氏偃氏以其爲理則又有理氏李氏理天理也故天官書云左角爲李然則李理二字在古特通爾非有他義也陸佃說禮用云

李水之子又水子也可謂正矣仁實也故古以為理
官之字管子書云冬李也又云黃帝得后土辨乎比
方以為李而呂春秋亦云后土為李又云臯陶為李
昔晉文公命李離為李以為臯陶之後是矣是古者
理官之理字直為李其義一也傳云一個行李即昭
公十三年傳之行李也杜云行李謂使人今世並用
理吏也小行人也而孔是亦作李云行李行人之
官當公三十年傳行李性來解渴頃云行李理各嗟
蓋在夏商之代已有此李氏矣詳少而姓氏之書及
吳紀此史若唐新舊書等乃云老子生於李下而以為姓
或云因亂食若李而得姓或又以為饑餓木子而姓

之均為妄誕竟祖禹云書云臯陶為土而史以為大
類唐之先祖出隴西狄道非如商周世次之可攷
也天謂唐出狄道可矣謂李不出臯陶則未敢豈
葛孝先直謂老子之母李氏女也故老子因母以為
姓迨其孫洪傳諸神仙因謂老子生於李家猶為李
姓非也漢屬國侯李翊碑以李氏為出於箕子尤為
無所本矣吁後世之妄日益繁矣小生不勝誤孰正
之哉

老子化胡說

德經曰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嘗謂道陽而德陰老氏歸陽
釋氏歸陰分道德為二經其

義斯在昔未有知此者推道君夫一惟之元湛然虛

皇帝以僧為德士蓋體之矣

徹曾何有于生死哉其所以生死者出則為生入則

為死而已矣生之徒十有三謂十之中生者居其三

也死之徒十有三謂十之中死者亦居其三也而人

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者則是一性本往而顧不能

靜每以物動而自趣於盡者十又處其三也蓋生者

居其一而死者處其二也既已十管其九矣而其一

置而不顯者是何邪非出生而入死者邪乃不生而

不死者也是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也佛

者之教不出於此矣老子之所以化胡惟此道爾謂

之德經重可見矣詳五千文意蓋留猜後人者而韓非以為四肢九竅三生李宿以為

之念神祿與倒食陽干前一陽干為食神後一陽干為倒食互相食伐皆在干十三數以是為所言生死

之徒弱然釋氏之無知者輒諱其事又從而誣罔之於術矣

固非毗睚尸之意釋氏推過去毘婆尸佛而老子者不知出此

乃復群起而較其容儀之盛衰與矣出世之先後以

爭之祇見其不能勝爾雖然釋子之無耻豈惟誣老

哉羲媧孔顏之聖且弗免也彼腐儒者既莫之能謫

又從而怖之吁釋有所謂造天地經云室歷善薩下生世間號曰代義吉祥菩薩下生世

間號曰女媧摩訶迦葉號曰老子儒童菩薩號曰孔丘復有清靜法行經云真丹因乃能從化其見侵侮

如葉往為老子爭光童子往為孔丘又遣月明儒童往為顏回三弟子者出生其因乃能從化其見侵侮

卷之三

如此故唐杜嗣先有吉祥御字儒童衍教之說而佛
愈曰佛者云孔子吾師之弟子也釋者遂有詆辨論
甚矣其先忌憚也雖然道家者流亦有記注王癸巳
之歲一陰之月老君遣尹真人喜乘月精白象下天
竺於靜飯夫人口中託生佛者嘻事亦善於報復矣
夫天下之事豈有二道老釋之教其初則一第其立
教各開戶牖以自為異而未遂至于不相涉尔今漂
水縣南七十五里有儒童寺者本孔子祠唐景福二
年遂以為孔子寺以孔子適楚經此南唐改曰儒
童寺故予嘗謂江南之亡非文之罪用浮屠之過
丑閉日閱化胡經書

論恒星不見

語之無所稽妄言也聽之而不審妄信也和之而弗
擇妄隨也佛者曰方摩也之誕也川地震動天夜有
天而恒星不見此則妄言者也佛之父為淨飯王母曰摩耶夫人摩耶者

莫邪也故古今論衡周書異紀云姬周昭王之二十四

年甲寅之歲四月八日井泉泛溢宮殿震動而恒星
不見五光貫于太微王問太史蘇繇對曰西方有聖

人生却後千年其教法來此矣是以世謂孔子書恒

星不見者將以為異時之證而傳記悉從之此則妄

信者也汲紀年云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貫于紫微

秋在昭王之後夫春秋所書恒星不見乃莊王之十年甲午

之歲上去昭王之甲寅有三百四十年之差故顧微

之吳地記謂佛法之始典籍無聞而亦徇舊以曾莊

公之七年夜明恒星不見為佛生之日然恒星之不

見乃四月辛卯之夕是歲四月丁亥朔辛卯乃月之

五日非八日也是皆不得而牽合者莊公七年乃見

齊王巾有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語謝丞漢書以為

癸丑七月十五日託於摩耶之腹莊王十年甲寅四

月八日始生然莊王十年乃甲午又非甲寅甲寅又

後二十年此則腐儒習于妄說屬意牽合而不知所

攷者蓋釋之徒欲廢老子化胡之語故推而上之于

昭王之時老者又不能以其道勝復為誰曰老子以

商王陽甲庚申之歲降于玄欸之胎紛紜誕妄不可

彈紀使知退之弟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之謂

則必不為嗟乎川地震動天夜有光而恒星不見星

此妄矣

隕如雨變有大於斯者乎傳曰謀臣如雨言其多也

左氏謂子雨借穀梁言既

頂而後雨皆非夫晝星不見則見是夕無雲及雨矣

故公羊曰非雨也春秋來脩魯史記曰雨星不及地

云虛空无雲自然然而雨陋者之談

如此方三川

之震於幽王之時也伯陽甫以為周亡之證厥後果

然詳春秋而歷攷前代天夜有光漢成帝元延元年

皆為歲星亂權宋元嘉十一年恒星不見古曰主不嚴

莊公七年乃見

漢書以為

甲寅又

不知所

老子以

不可

謂

本行

如此

方三川

乃月之

見

故

以

可

謂

本行

如此

方三川

此

此變而生固非家庭之令器矧復年庚日甲無一者
之可合邪然倡之者皆以為實勃又從而神之雍妄
隨者邪或曰安和非昭王時乎日非也彼所以率合
為入日尔古今占鏡云莊王九年四月八日巳失不
改而社預更以為七日豈自為長曆而自繆之邪又
按高僧傳世說宋書劉宣傳皆以四月八日為佛生
日而歲時記乃以四月八日為彌勒生二月八日為
釋迦之生信捨之家庭入開齋香花遊城謂之行城
故壽陽記梁英有四月八日行城樂而何那舍經謂
是日當行人關之戎云二月者蓋以周正而記者安
別之尔故言佛年十九以四月八日出家而本起經
云二月八日踰城出家則此八月時出家之日又非
其始生日也再攷春秋恒星不見後百十五年而老
始生而十有五年而孔始生妄者不知乎此求以相
先叙一意推而上之尔于通日三教可合為一既日
三教則孔老釋迦之生必不異時而佛決不以恒星
不見時生三國鼎立何有異代傳記之言誠不足

然之佛教必出於老者以抑又言之恒星之不見雖
出於入死之章有之也
非必佛之生然稽其變知亦為後來之有佛也謂孔
子為有為書之庸有之矣劉向日夜中中國也其子
歆曰夜象夷狄夫歆向雖說異同而其言俱理何則
聖人不識夷狄因其有弊而中國蒙其弊則著之佛
之為中國弊也篤矣三代之時閔譏而不征凡奇伎
奇器怪迹孟行者皆不得進於城門之內慮其搖民
蕩衆而不之能出也彼佛之教固非三代而下有也
三五之時固已足是人矣晨門荷蓀何代無有第先
王之道充滿乎天下天下之人厥有恒往而彼之偏

習無自入三代而下四體虛羸方切畏戒而且不知
守此邪風戾氣所以得長驅而入之方莊列之出也
佛之教將出矣孔子知之而在列不知也觀微子之
篇則見聖人之所以憂焉者矣三代之際每切譏禁
豈苟爾邪及後之世不惟撤其譏禁而從之又延之
相內而盡室以聽之矣二千年間其颺精破膽以至
於死者不知幾千百億而猶以爲得邪夫狂者東走
逐狂者亦東走迷者赴水拯迷者亦赴水此未爲失
也其所往同而其所以往則異也今也見狂者之走
亦竭蹶而效之覩迷者之赴水亦褫揄而從之其狂

迷亦甚矣豈不哀哉

佛之名

學記曰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拂釋名曰轡佛也言
牽引佛戾以制馬也故曲禮曰獻鳥者佛其首者鳥
者則勿佛佛者拗戾而不從之言也觀芻制字以一
弓從兩矢豈不佛哉語曰從諫勿拂是輔拂之拂亦
作費弼義可見矣佛曰吾之道佛於人者也有人曰彼
之道佛於我者也有人固以此而名之佛固以此而自
名其所謂佛如此而已而庸人事佛欲以崇之而不
得其嘉號則轉其義以從嘉釋曰佛者覺也噫謂佛

為覺亦不知所以覺矣

梁武以佛有情音始改情音為信後始經史循之非也宋

子京既於國語音義正之雖然世俗之所以尊之可謂至矣然皆

欲尊之而不知其所以尊之者予請得以大其說而

遂解之曰滿世之人皆莫能譽佛欲夸其事我則能

言之矣瑞應本起因果之經皆所以况佛者也胡不

揚孔子中備經之言以附之乎中備經曰觀夫震爻

之動則知有佛矣又胡不舉列禦寇所記商太宰問

孔子之語以譽之乎其為說曰太宰見孔子曰丘聖

者歟孔子曰聖則丘豈敢博學多識者也三王聖者

歟曰善任知勇聖則立丘弗知五帝聖者歟曰善任

仁義者聖則丘弗知三皇聖者歟曰善任因時者聖

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為聖孔子動容有

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

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矣弗

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是則非佛也邪中備經列禦

寇之說吾不知真孔子之說歟非孔子之說歟然說

如是則三皇五帝俱不足以方其聖矣是則佛者不

亦危然其大矣乎然則世之人其亦有能如是而舉

之乎吾故曰世之人皆莫能譽佛欲夸其事我則能

為之矣將譽佛者請參之台之說

佛之俗

長守富貴

浮屠之爲教所可惡者尤惡於以利言也夫人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欲存而惡亡欲安而惡危欲富而惡貧欲佚而惡勞欲壽而惡夭何哉物重故爾聖人忘生不留於物自非聖人未有能免此者是故貧者莫不欲富也而處富者更憂其復貧賤者莫不欲貴也而處貴者更憂其復賤危者咸欲安也而已安者未嘗不惡其復危生者皆欲壽也而既壽者未嘗不惡其復死欲之既至牢不可解而爲佛者乃爲姦僞以中其情曰吾能生之安之貴之富之不惟是也而

脩吾事者則富弗復貧貴弗復賤而安且壽者弗復病者死也雖斷無是而世之愚莫不惑而奔之至於截髮掛缸煉腕釘髀躄身祈嗣棄子禳灾靡所不至而莫之禦也甚至在上之賢不知孔子所以長守富貴之道而時且爲之然貧與賤病與死卒有時而不得離則亦不知以彼爲非也彼姦僞者度知貧與賤病與死之不可免則其伎有時而遂敗於是又爲不可勘之說以欺曰西方有極樂世界烏脩吾事者死將得金地以處也雖斷亦無是而愚者信之愈益固則亦以其無從質故也夫舍衛諸國臣服天竺雪山

鷲嶺驛使常至夜叉洛刹本乃三國而炮烙地獄正
 本自阿育王金剛舍利流離碼碯第如華之產鐵而
 青師曰象橐佗孔雀正猶華之畜乘斷刀破解驢吐
 火皆本幻術而翦髮實耳吹蠶擊鉞俱其習俗本然
 世之蠢人曾不之知乃類推而歸之不可致知之神
 其淺鄙者又倡而為詭恠之說殊可抵笑按晉宋浮
 屠記云臨倪國王生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曰
 莫邪浮屠身服色黃髮若青絲始莫邪夢白象而孕
 及產從左脇出生而有鬚能行七步如此而已洎漢
 哀時景帝受大月氏使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其所

載者正與老子相出入蓋昔老子西游出閔過于天
 竺教胡人為浮屠屠厥後其徒更相推譽流傳而失實
 爾諸如法顯道安輩所記天竺等事既可見矣顧世
 若今之詭誕哉或曰子何釋之議惟不視其書則已
 矣程子有云佛書直不必觀觀必入之矣是則不然
 不觀其書此程子一人事也今有道者摘埴而示曰
 是之下寶雪也然後過者棍足莫不徘徊覬夫雪之
 得也知其罔者必發掘明告之而後來者不惑懷恐
 其人而止之則自亦不明其空是真有無也人滋不
 信矣故予為之發其虛雪以諭之則人心庶乎其正

矣嗟夫堯孔之教立之如登天浮屠之人壞之如燎
毛因循苟且此天下之至大患也庸人之所喜而聖
人之所憂爲者也庸情之徒易以誣惑而况樂因循
而彼且與其因循安苟且而彼且誨之苟且此其教
之所以易與而不可返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終日乾乾天行也未聞以因循苟且爲之德也障百
川回狂瀾君子曷動心焉

道以異端而明

無異端則聖人之道尊然有異端而聖人之道愈尊
道豈異端之所能昏哉浮雲翳日月何嘗昏其所以

爲月者常存惟決其翳而月愈清異端害道道何嘗
昏其所以爲道者常在惟去其害而道愈明爾道以
異端而昏亦異端而明也矣佛老孔氏之道端大不
同矣而世之人每惑而不能判者惟不知其所異爾
其所以不知其異者繇其不能合見故也不合其見
安明其異不明其異烏識其尊此聖人之道所以至
今爲不明歟必請獻其所以異夫老言命佛言性而
孔氏則兼陳乎性命老說生佛說死而孔氏則兼明
乎生死老脩道禘循德而孔氏則合道德而脩之茲
其所以大不同也雖然老之於性非不言也而以命

爲之重於德非不脩也而以道爲之本佛者則不然
惟知性之爲急而無俟於命知德之爲尚而不契於
道其所以違於道命者亦徒不知下學之義與夫窮
理而已矣若老子者非惟恭篤禮信治國有道而兵
戎之事尤所致意博愛之方既已異於彼矣至於孔
子則天地功深生人道備何特生死性命之一端邪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異端之害道在所攻矣
而聖人且不之攻者非不之攻也攻之則害有其也
春秋之法責備賢者彼之道可與行邪吾固不得而
不責今既知其不韙則不應與之矣乃奮而與之較

既以爲異端則不應進之矣乃引而與之列虎兕出
於柙而牛羊殞於陸矣然後從而與之是誰之過歟
嗟乎佛之爲吾道害也久矣昔之六賢莫不欲去之
也然迄莫去之者睽者又從而挽之也王子曰吾乃
今知三教可合爲一抑子又曰其言徃徃與易論語
合夫將取其不合辨之是與而較之矣夫既引而
與之列而三之是誘而進之矣豈非攻之則斯害也
邪學者之大患莫大於不識易而妄言王舒王曰大
易之妙盡在佛書此宗元之憤憤也更引之邪今夫
蚩氓稚子見弄木虎者驚喜嘆訝且畏且愛隨而誇

于鄰之嫂逾年未已而乃不知彼真虎者眈眈蹲伏
深林之中神色不動宛不異狗第人不可得而即之
然則庸人之要佛者亦豈誤稚子之愛木虎者以其
可即而弄之爾二子之說予將置之邪則恐世之人
以爲真而莫之識辨之邪則復慮若等惑之之深而
反見誹以貽斯害之灾雖然猶不得而不畧正之大
抵天下之事大過則反傷理之常也真君之坑沙門
毀像事至與安而復建德之毀經像還僧道至天象
而復及會昌之撤寺宗民僧尼至天中西復夫亦豈
知易道之變通哉曰然則終不可攻邪曰正其義不

憂

路史發揮卷三終

路史發揮卷第四

論說十二篇

九合諸侯

佛氏太盛速天譴

益爲朕虞 佛氏戒錄

辨四皓

稷契攷

周世攷

夢齡妄 竹書

魯周王者禮樂明堂位

獲麟解

後麟解

明微子

氏姓之牒

歐史發揮卷第四

廬 陵 羅 泌

九合諸侯

事不自則教不成齊侯之為會十有五云九合者在
葵丘之會言之也鹹淮之會固出其後而貫毅之舉
又非其盛者乃若兵車之會則有之矣莊之十四年
伐宋二十八年救鄭僖之元年救邢四年侵陳蔡六
年代鄭與十五年之救徐首止之役定王世子所謂
一正天下者也說春秋曰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
十有一而未始軟盟兵車之會四而未嘗大戰是信

厚而愛民也仁其仁者如其仁之謂言如其所成就
是以仲之仁爾者晉平公問於叔向曰齊公九合諸
侯一正天下豎君之力乎臣之力邪對曰譬之衣然
管仲制裁之隄朋削縫之賓胥無純緣之君舉而服
之爾臣之力也師曠倚瑟笑之乎公問焉對曰凡爲
人臣猶庖宰之於味也管仲斷割而隄朋敷前之賓
胥無齊和之爰進之君君不食誰其強之臣何力之
有焉且君譬壤地臣草木也必壤地美而後草木碩
是以君之力也九合諸侯齊侯之盛舉也而夫子以
爲仲之力者蓋以爲齊侯者正當上佐天子恢王綱

纂舊服顧乃區區合諸侯以勤王是特小相一嚮之
事故也嗟夫詩於衛存木底於秦取渭陽所以訓齊
晉之美也而桓文不存焉管仲霸者之佐也匹之伊
尹其器業正小矣而孔子猶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
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哉當其解桔堂阜而致
位乎上卿則綦之理舉賢能立四民而制軌里却子
華之計信曹沫之盟幹山海責包茅安衛文而撥戎
狄其功業固可尚矣佛者之事視管仲之功孰愈哉
夫不試乎冬之寒者不知夫春之暝不睇夫本之正
者不竟夫末之靡揖遜救焚誦詩拯溺揖遜誦詩固

雅事然亦何補於焚溺哉晨門荷祿不無用於世顧亦奚用於世邪篤信明義崇德報功吾固不以是責歸馬放牛囹圄空虛此輩之所能歟約法三章外戶不閉此輩之所能歟拾棄麻衽羶毳棄五穀而噉海錯語人曰彼以世間法我以出世間法吾見其大言之相悞也

韓子賓胥无削縫盟朋純緣晉平公一云齊景公

佛事太盛速天譴

俗人不可以爲大臣而俗士不可以爲史祀用夷禮春秋惡之謝靈運蕭瑀王縉之徒合辰殿庭膜拜廊此何爲者邪夫爲胡事乎朝著之間而羞惡之不

知可謂大臣歟梁武不道捨身同泰寺爲僧奴百官俗隸傾庫藏以贖歸之俄而閃電霹靂風雲冥晦焚毀其寺浮圖堂宇一夕蕩然及再捨身光嚴禪室而重雲殿浮仙花生忽皆震動三日時以爲瑞而識者固以季龍之事方之同泰佛閣七層疊飾大同十載震火畧盡更造未半景亂尋起此則上天明譴顯戒可以見矣當時史氏雖能紀其捨身之繆至於天戒之事則黜不錄豈非史官俗士怖于佛者一時妄福之說而沒之邪方武后爲薛懷義起功德之堂明堂此也其宗千尺佛像之隆度九百尺一準之偉逾千

千斛之舟小指之間匿十數輩僞圖血像頭度二百尺所觀者溢郭士女爭施俄而火起像室延于明堂以及寶庫飛燄突漢鐵律涿尺半夕之間不遺片拊風裂血像分飛數百然則非理之事豈釋迦本意哉在昔大順二年七月癸丑汴之相國寺火是夕大雨震電有物類毬塊而赤轉于門譙藤綱之間周而火作頃之赤塊比飛又宛轉于佛閣之藤綱之間亦既周而火作既乃大震平地數尺而火勢益甚延及民三日不息而所謂日月隱檐檻者亦且燼矣詳觀歷代若此者殆不勝記是則佛者果不能違理爲之備

矣蕭傲嘗言佛者可以悟取非可迹求實柱煥爛珠幃的皪此敬則所謂神怨人怒禍積患生者也奈何愚俗不知出此乃更崇侈至於菲葬薄養以爭趨而佞奉之金碧輦飛過於王闕鎔金銷翠單因民用繇此語之免禍幸矣何福之爲予憫夫世之士者爲其誘惑流通而莫之止也故表而出之以爲炤鑑梁武事或見之僉載隋志亦稍及之明堂夫順之時亦微見唐志云

因李白詩云即梁所建瓦棺閣高四十八尺因山爲基高十丈影落半江順義中脩之日吳興昇元初爲昇元今爲崇勝虛舍那閣猶高七丈

益爲朕虞

佛氏戒煞

或曰墨氏兼愛死不思之甚也墨氏安能兼愛哉先王之時鴻水平矣民粒食矣又從而教之墨者能之乎蚩尤平矣管蔡定矣又從而富之墨者能之乎夫害也去難已乎其愛之亦至矣亦可已矣而又富之又教之先王之心仁民而愛物者其有既乎吾之墨者之無是也非無是也實不能也非徒不能也實不知仁之方也不知其仁而徒曰吾能兼愛愛何從而兼之不能仁民而惟以戒雞犬護螻蟻爲之兼愛一淺邪吁是時妾婢傳娼條小廉以惑衆者先王之

戒殺不如是也夫畜者未有不殺而其所不殺者非畜也試以一劇之郡言之蠶毛鉗聚戶輒數萬孰不鷄孰不狗而孰有不殺之鷄狗哉彼墨氏者其亦果能戒之邪是以先王惟制禮禮以節之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故足迹不邇於庖厨而魚肉不及於廟閭豈其不之戒哉其所以戒之亦有道矣郊社特牲宗廟特牛而神得其饗矣七十二膳八十常珍而親得以養矣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大夫不取麇邠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

殺太豕庶人無故不食珍而後天下之畜無妄殺也
爰復設之虞衡之官按其生育之時行山林禁澤梁
以及乎其可生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講眾器
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
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禁罝羅藉魚鼈以爲夏稿助
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禁罝羅設罝鄂以
實廟庖畜功用也仲春之祀用犧牲而季春之月置
罝羅網罝翳之具俱不得出於九門之外材不祭獸
不以畋獵獺不祭魚不設網罝鷹隼不擊不出罝羅
昆蟲未蟄不以火畋不探鷲不射宿不

不射

獲不成禽不獸不中殺不粥債毋殺孩蟲毋食雜
鱗不尺不取彘不朞不設不剝胎不髮跳不成毛不
登庖毋麝毋麀不郊不蹊蝼蛄菟獾各有常禁而物
不失其性矣時方長養則野虞禁止其斬伐未至黃
落則鉄斤不入乎山林毋槎毋藥毋絕華萐不風不
暴不以行火而恩被於動植矣此則先王博愛之實
也故曰虞氏之恩被於動植是真被於動植者也豈
若被之假仁義而繆設虛言也邪魏正光求給滅空
竭於是有人司請損百官蕃客廩食肉之三一年終計
省百五十有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唐世正五九

月格刑屠禁采捕月率十日斷宰割是不過緩死尔
賣狔售肉饒并還筵茲固有善於彼假之不已鳥之
其非有哉雖然予之所以左病焉者二喪壞先王之
風俗其害固已急而靡兵之氣厥禍爲尤大夫世不
能無暴亂也是故立之兵以禁御之此天地之道聖
人之所不能去也非惟聖人不能去之雖天亦不能
去之惟不可去是故必立之威威立而暴亂止矣威
之不立則將無以御暴而適求侮古者婦人不入軍
中凡以其靡兵之氣而將無以示威也噉欲谷曰守
利之法教人柔弱非用武之道不可舉置語昆伽

突厥人寒而皆習武唐兵雖多無所施用凡以是也
厥今佛者其靡兵之氣也甚矣士有壹爲其說輒威
索體解而不可用然則予之所以病者焉是非惜乎
兵也惜其兵氣之靡而天下之禍起也昔者黃帝之
初志於求仙愛民而不戰於是四帝其起而謀之然
而黃帝克自悔禍澤兵稱旅以威不軌而後天下始
復定夫以黃帝之明且聖猶幾不免而况於不黃帝
者乎明皇之始賢人佐職事無不舉納姚崇之議削
中宗之僞濫者萬二千數是以天下太平海內克富
柰何帝以中人之性不能保之於是終天寶之末廣

鑄金軀度僧造寺舍前日昭昭已效而甘心乎未來
昏昏虛妄之說於是祿山之亂乘弊而起陵遲播蕩
幾于不振黃金之像不可以助威福緇徒之流不足
以應兇虜而生靈挺血之禍已徧於寰宇矣故凡言
不殺者是必馴致於大殺而後已此齊梁之殺伐之
禍所以尤毒於戰國者兵氣靡而威不立也吾不知
齊梁君臣奉佛尊經與夫護戒禽蟲之惠可以贖其
殘威致寇棄師衄國之寃也邪吾故曰使佛者能去
其君臣而治絕其兵武而安則其教無不可立也予
見學者不知先王之道大
佛者之毆皆以爲佛

道廣大而能善惡久故因先王虞衡之意而備說之抑
將以廣其具

辨四皓

楊雄云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代之所
謂四皓者園公一綺里季二夏黃公三角里先生四
也遭秦苛政避地商之藍田山中漢高招之以皇帝
善媪士弗至迨帝爲戚姬故欲易太子高后以留侯
計致之太子以定四老人之力也既去弗復見後俱
葬于安陵太白所謂蕪沒四墳連者百姓義而祠之
今京兆藍田軹及上洛商東顛俱有祠廟或云爲秦

博士世亂乃隱故園稱陳留風俗傳云園公為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之起禮聘不就惠帝立以為司徒園公者園公也其本園姓而崔其所贊亦謂四皓為秦博士然質之傳四皓當秦在時已入商洛深山不見其為博士且漢世無司徒元壽二年始置天司徒公亦何自為之此稱繆也雖然四皓之名言者不一如園公在在史記以來漢書法言諸所記載俱作園公洽聞記作郭園公贊與仙傳拾遺又以為東園公角里先生在在孔安國祕記及漢紀仙傳作角孟而魏子作祿里是特音相假耳

角有祿音故孔太記錄中康成謂當為角頴達云

相連顧野王切敕字為所角翻知昔人直作象音世不能明妄有從刀從人之分頃太祖皇帝問崔儉儉以李亮奏四皓一先生姓或云用加人或云加加對曰臣聞刀用為角一一人俱不成字此亦揭陳晉志李匡文辨之僿隄誤也

至綺里季之與夏黃公則畢文簡特

以綺里季夏為一黃公為一蓋以逸少淵明子美有黃綺之語非也按仙傳拾遺云綺里季東園公角里先生夏黃公與張良為雲霞之友間二子而言之而夏黃公在崔氏譜老子中經皆謂之夏里黃公則不得云綺里季夏矣又元和姓纂亦有夏里綺里稼里三姓夏里云出四皓河內軹人則文簡之說正為失之往歲商於人有得四皓神胙机者乃有綺里季與

角里之神坐則夏黃公之自爲名益可知也神胙刻
更有圈公神坐及圈公神坐机字正作圈而顏師古
正俗引圈稱之自叙亦云圈公之後則知圈之爲正
抑復攷之四皓姓諱有大異者在陳留志則圈公名
庚而字宣明襄邑人始居園中因號圈公或云姓國
名秉與軼人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里黃公爲友東原
字轉是亦稱園公爾故風俗通云四皓園公本亦園
者夏里黃公姓崔譜而用里先生則後秦伯之後姓周
夏里黃公姓崔譜而用里先生則後秦伯之後姓周
名術字元道京師謂之霸王先生用里亦其號爾

明亦嘗引此則非不知黃綺之實者四皓之刻始見
於黃伯思董道繼見隸篆爲不誤也三輔舊事玄惠
帝爲四皓作碑于陽所則知神胙机俱當時所刻者
或云圈公姓韋韋口聲也國口意也殆瘦辭云風俗

圈接也從囙表声今
市語韋氏爲囙家

稷契攷

天下之同者不必異而異者不必同聖人之於人苟
可以傳者不求同而矜異也堯契弃之爲學子明矣
而諸儒皆疑之以爲契弃既皆堯帝堯在位百年則
皆百餘歲矣豈有堯在位如是之又有賢弟不能用

至舜且未死方舉而用之乎仁人君子固未有遺其昆弟而為國者是好異而求同之過也即按內傳史克之言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時謂八元舜舉而用之杜預謂為高辛之裔稷契之倫而張融孔穎達等以為稷契皆在其中謂去聖遠信其言為高辛之裔非高辛之子且信緯書之次謂學傳十世堯及稷契皆不得為學子亦不得為兄弟誰氏亦疑堯生堯代舜始卒之必非帝嚳之子曰謂其父微故不著名且其母有娥簡述與宗婦三人同浴于川玄鳥遺卵而孕之則非嚳之祀不知郊川之妄予觀堯之繼摯也契弃既比已用之矣傳稱堯以契為司徒弃為農師及得舜為司徒然後以契為

司馬則堯非不用之也

土克每言稷仕堯為司馬而伏氏書及呂春秋皆云堯使

弃為田按田乃古農見字克倉子故文子淮南子皆云堯之治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稷為大田師乃大農師也按褚生叙孔子語曰昔者堯命契為子氏

為有湯也命稷為姬氏為有文王也堯曷嘗不用之

哉特至舜始大任焉故太史公以為堯皆舉用而未

有分職傳記之說略可見矣惟於書無聞爾夫書於

堯最為粗略官司制度禮樂刑賞咸無見焉在位百

年所可得而知者惟分命羲和臯繇試舜數事而已

及舜受禪則復以契司徒弃為后稷又其官任皆用

申命則是因乎堯之舊者况復推用皆在歷試之年

則固堯為政也甫刑云三后郵功茲正堯之所命然則稷契之仕堯朝端不疑矣或者又曰詩言簡翟惟言從帝詩美后稷惟稱姜嫄曾不及學劉向叙列女傳履迹吞乙之事俱當堯代而傳記簡翟乃謂有娥之佚女則姜嫄果為帝學後十世之妃吹求微類以疑其所自者是不然世本大戴之書言昔帝學十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稷之後為周周人既上推后稷為學子矣何所疑邪曹植贊嫄狄云學有四妃子皆竅詩始疑於締遂以姜嫄為帝學之崩堯亦天緇鄭氏然注禮檀弓則又用帝系之文亦自異矣昔有娥氏有二女長曰東逃次曰建庇東逃為學次妃是為

簡翟故屈原云簡翟在臺學何宜乙鳥致胎女何喜又云高辛之靈盛弓遭乙鳥而致胎夫古書之存者惟屈原莊周韓非管子山海經為可質其言簡翟未嘗不及於學何嘗有十世之說哉胎一作胎古胎胎亦通故用楊震碑

胎共三魚嬉繇漢而來學者之談商頌鮮不謂是稷契無父而生先儒張夫子王逸之流且猶惑之饗非褚先生孰能知其神不能成湏人而生也邪夫以嫄在信在堯朝則亦信似無歸之子果為佛女抑何從裡配

於稭官哉佚閑美也與妹同誠緯之言信亦繇矣如言五帝三皇皆有感而生然非感于郊則遇于野甚者在夷瘠之鄉若數千里之外豈得而之妃后而卒彼曠野者又其所叙之迹皆有似

之事斯所以為難信故學者之學正不可爾僻又可責詳於經乎彼其猜之多予故辨之細

周世攷

禹為夏契之後為商而稷之後為周夏十七世商三十世蓋四十有七世而後有周文王禹及稷契皆當唐堯之時稽之史載契十四世而至成湯厥次僅是然是敘弃后稷十有五世而至文王中間乃闕夏商二代所較者三十餘世踈脫甚矣夫繇堯帝至周文王千一百有餘載而其世之十五豈人情也哉嘗備攷之信書不啻實非后稷之子而公劉乃商世之

侯蓋當商家十葉之間故左氏云文武不先不啻而外傳乃謂夏氏之衰不啻始失官守婁敬亦言周自后稷封邰積德累世十有餘世而公劉避桀是公劉之去后稷已十餘世還當君桀之時蓋所謂夏之衰者尤不當出乎履癸之前然而說者無謂太康之世曷不諦之如是邪凶奴傳云夏道衰公劉失其權官原成遂謂與太康並世變于西戎師古以為稷之曾孫而二百餘歲則其去文王才四百有年蓋當神外云爰復詳之夏氏之書記帝王之世云帝俊生稷稷生台爾靈台爾生叔均叔均為田祖夫帝俊者帝嚳之名而台邰也后稷封台故其後有台靈有叔均既有

台爾里叔均則知稷之後世多矣不窋不得為稷子明
矣第恨其間世次又遠有不得盡見者雖然單穆公
言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是則世本史記所為信者
夫亦知夫所謂興者有非文王而不正為公劉也邪
即稽世本不窋而下至于季歷猶一十有七世矣一
十五世而得遽而盡之哉其矣系謀之難理也載紀
左方

不窋生鞠是為鞠陶

傳云有文
在手曰鞠

生公劉公能脩后穆

之業民保歸之周道繇興生慶節始國于邠生稷

皇僕生弗差

或作差弗非弗差
者猶難當大奈云

弗差生偽喻

論生公非公非生辟方辟方生高圍高圍能師稷
周人報焉是生佚牟侯牟生亞圍亞圍卒第雲都繼
生公叔組紺是為祖類祖類生也祖縶是為太公太公
生宜父是為古公太王生泰伯仲雍季歷三人凡一

十有七世

祖類即公叔組紺世表之叔類而人表曰
公祖是為祖庚亦曰公叔祖類祖紺也云

云先公祖紺以上詩小戎圖乃云高圍佚
亞圍侯又以公叔祖類諸縶為三人繆矣按世本云

公非辟方高圍侯牟亞圍雲都祖紺諸縶太公如妃

而已班氏表乃云辟方公非子高圍辟方子亥埃亞

圍皆高圍子雲都乃亞圍之弟其世顯甚故杜釋例

云高圍僕窋九世孫而史索亦以辟方侯牟為皆二

人斯得之矣獨史記乃無辟方侯牟雲都諸繚至皇
甫謚遂以為公非高圉亞圉祖紺之字蓋牽於單○
穆公十四世之說摛之而合二人以為一爾魯頌正
云后稷之孫實為太王而閔宮詩明謂姜嫄先妣是
后稷太王之大夫而姜嫄為周公之母矣其得摛邪
傳記昆侖之虛五色之水出其四陬乃皆數千里外
故善學者惟不以章句泥也子如通之於先王之書
也何況周世之未邪

夢齡妄竹書

六經之書惟禮記雜而多妄夢齡之事殆同誠緯之

言前哲多非之而心疑其說予嘗攷之信書武王之
壽烏有所壽九十三邪且以武王少文王之四歲文
王崩服未終而伐紂古九商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相出
八才七年是文王七歲而生武王也况復武王乃文
王之次子則伯邑考父之生也文王年才四五爾此

其必不然一也

外紀注文王十二而冠十三生伯邑考引左氏冠而生子之文大妄按文

王九年大統未集武王欲繼志伐商故不改元十一
年伐紂乃武王之三年十二年乃武王之五年也克商
年而崩世紀紹運圖云武王七年蓋計大抵自十二年
之文自九年至十三年為五年也伯考乃文王之嫡

孫也且以武王之崩成王方居襁褓豈有九十之年不
見嗣息踰于衰老而始生育者乎夫聖人之異於人

者智識爾其精華數至則與衆無以異此其必不然

二也按攷周公祿抱孺子以朝諸侯其事為核鄭玄

乃謂武王崩三年周公始避居東時成王年已

成王年已二十有一皆妄也夫祿者不過一二歲子

志李豈復侯公之攝七年哉直源融云武王之崩太

子始生是為成王周公攝七年王才七歲夫武王

商二年天下猶未定而遽斥霍疾子少國危大臣未

公於此時正患天下之事有不可勝言者故為三

禮迄以身代武王之死納策金滕以俟事變之定時

雖以少廖然亦尋不起武王之崩成王才一二歲

是以周公攝政而四國流言理皆可以見者夫四國

流言而公居東不知何載而去以為武後三年居東

二年罪人既得于後不知幾年公乃為詩以貽王天

大雷電王弁以啓金滕况執書以泣則亦况冠而泣

政理有不俟攝矣而反以為年十五而公始攝之首

尾衡決其足信邪夫以金滕著少廖之語者特以見

公至誠之應而孔子存金滕之篇者所以表公之忠

爾王克不信金滕之事而反信九齡

之說亦可謂觀濁水而迷清淵矣

是皆理之所可

克不必旁搜遠摭而後可知者也男子十六天任至

十而數絕矣錢公輔語工按石云按竹書紀年武王

武王聖人八十尚無太子益繆年五十四罕得其實然則與汝三齡渾儒之妄斯可

見矣雖然天下之事固有言之無質而必然者有聞

之如實而必不然者矣故嘗言是之武王之政皆非七

八十翁之為然者意者文王之崩知武王位壽之不

求而付之速集之託邪其云吾與汝三者豈非謂於

吾沒之後與汝三年而成之乎未可知也別有說徐

此齡字若有之武王不應竹書乃晉太康二年魏人

不達而云西方有九國

不達而云西方有九國

不達而云西方有九國

不達而云西方有九國

不達而云西方有九國

不達而云西方有九國

不達而云西方有九國

不達而云西方有九國

不達而云西方有九國

不達而云西方有九國

不達而云西方有九國

不達而云西方有九國

不達而云西方有九國

不達而云西方有九國

不達而云西方有九國

不達而云西方有九國

不達而云西方有九國

不准盜發魏安釐家所得古書也。綽有事實，惟其舛駁不純，世頗疑焉。抑載攷其尚父致師周師自誓，呈于罷兵與武王徵九牧，史佚典九鼎若度邑等事，俱見史遷周紀。美男破舌，縵縵奈何等語，明引於戰國。短長太子晉等事，見於王符著論而少。吳之證備於張衡之集，則知漢世其書猶在，而人罕有傳者。子華子曰：五足之君，歸示于周，始有蒲壁以朝，作程典而令程典猶見其書。豈盡出後世哉？班固志書古今書外，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以為孔子所論百篇之餘。文尤爾，非漢人所能為也。不讀為平，音不好，其也。見姓書，石

妄名名狀文，檢目作石準，皆非。

層用王者禮樂明堂位

士之不學古我之知矣。智者不屑於稽而昧者不知其所以稽也。層侯爵也，而設兩觀，作五門，備六官，而勝三國立太廟，建明堂，乘大輅，設弧韜，飾十有二旒，日月之章，季夏禘，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牲，尊用犧象，山罍俎，用梡，厥鬻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彫簋爵用玉琖，仍彫加以璧，散璧角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王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君亮冕立于阼，夫人副褙立于房。

中君肉袒迎特夫人薦籩豆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
大雩帝夏初冬蒸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復廟重擔刮
楹達鄉崇坵出尊康圭䟽屏木鐸振朝玄輿和衣納
四夷之樂於太廟此何爲者邪求之先覺則皆曰武
王崩成王幼周公保之以踐祚制禮作樂頒度量而
天下服七年歸政成王尊周公故賜之以天子之禮
樂以廣魯於天下有人臣不能爲之功則賜以人臣
不得用之禮明堂位之說曰昔者成王以周公爲有
勲勞于天下賜以上公七百里加之四等之上使燕
十四附庸而用天子禮樂吁有是乎天下有遠

道不可得而易仁義禮信士之所當爲孝者人子之
所當爲而忠者人臣之所當爲也是故事親子而事
君若周公者可也臣爲忠子爲孝豈有過外而臣子
所不能爲之事哉世道衰教不明於天下而忠孝之
等少是故一有獨行則指之爲分外於是始有冒教
濫典越禮樂而不知所爲惟學士大夫習於亂說不
果決擇則又從而申之豈識先王之意哉禮天子禘
諸侯禘大夫享庶人薦天子祭天諸侯祭土諸侯而
祭天惟王者後此不刊之典也非天子非王後雩帝
郊天抑何典邪帝者帝之禋也是故不王不禘皇皇

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則魯顧以享帝
為宜而不知其非矣太廟天子之廟明堂王者之堂
也而顧用之其合矣乎季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
為欺天而曾子且不忍以季路之筭斃公而以王禮
葬於汝安乎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正天下齊侯之
周公也而葬之不侯禮三歸反坫聖人猶切辭之以
王者之制而魯用之然則三家以雍徹舞八佾旅泰
山而禘禘祖厥有繇矣傳曰季士大夫則知尊祖矣
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
祖之所自出大夫有喜省於其君而子裕及其高祖
諸侯有喜省於天子而禘其祖之所自出此周之末
造非太平制名器公侯之地百里伯七十里此周公
正上下之分也

之制也天下不敢不守而公十蕪之是自為法而自
弃之也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地非不足
也而儉於百里於百里猶曰儉則周公固未嘗越其
制也董子之說曰成王之使魯郊蓋報德之禮也然
則仲舒亦以為成王之與之矣是不然禮之有天子
諸侯自伏羲以來未之改也成王周之顯王也蓋亦
謹於禮矣而且亂之則成王其惑矣此劉原父所以
謂使魯郊者必周而必非成王蓋平王以下固亦未
之悉爾始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
使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於是有墨翟之學魯用

之如正亦始于此矣夫魯惠公之止之則是周不與之
 矣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也昔者荆人請大號者周
 人不許荆人稱之然則魯之郊禘可知矣兩觀大輅
 萬無見瑛有不自於茲乎使成王已與魯則惠公不
 請矣惠公之請繇平王世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
 也周公其衰矣魯之郊豈所以尊公哉

呂氏春秋以為桓王

使史角往非也桓公立於明堂位或者疑為戰國妄

士僭君分謗之所為書豈為言曰魯王禮也天下傳
 之久矣君臣未嘗相試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
 也天下以為為有道之國夫桓公弑隱而自立矣其仲

殺子般弑閔公而立僖公襄仲殺太子惡而立宣公
 則君臣嘗相殺矣躋僖公立煬宮從祀先公丹楹刻
 桷而致夫人不告朔娶同姓而大夫宗婦覲用幣則
 禮嘗變矣萬仲子之宮繹襄仲之卒則樂嘗變矣伐
 宮獻俘用人毫社則刑又嘗變矣兵甲作田賦用則
 法非不變也初稅畝舍中軍則政非不變也祠爰居
 鼓大水矢魚而觀社則俗又非不變也未嘗之言殆
 誣魯者而予未嘗疑之矣飽思厭索然後知非夫子
 不能作夫魯之作無禮非一節矣顧未嘗不以成王
 周公為解當時之臣蓋亦有知之矣是故書也設以

明堂之位而繼之以其所僭中之以三代之服器官
魯無用之而後結之以未嘗相變相殺之語其貶薄
之意亦深矣出游于觀固所以甚嘆魯禮運禮器傳
記之言豈蚩儻之藝語哉魚目猶疑宜攷信於大傳

獲麟解

魯哀公十三年冬春秋書有旱季於東方十四年春
西狩獲麟春秋絕筆歸愚子曰盛哉聖人之言也古
之人三月無君則弔春秋不作天下何繇知有東周
乎春秋之爲書予既已知之矣始何爲而書魯隱平
爲東周而設也終何爲而筆獲麟乎爲東周而設也

周自后稷公劉積功累仁八百年而王業成太王肇
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其辛苦艱難可謂至矣文武
不幸以幽繼厲顛覆宗周幾於不臚平王之立周室
東遷是歲秦始列爲命侯受西周之故都方平王之
東轂天下之人引領以期其中興至隱公之元年平
王在位四十有九年矣論其數則過矣攷其時則久
矣而竟不能西歸諸侯僭大夫強禮樂刑政侵尋隳
廢如不可復故孔子作春秋於是始之刪詩則次王
國之風叙書則汙文侯之命著東周之不復興也夫
雅者朝廷之樂而風者國土之音也文王之詩列於

二雅其政惟可見矣黍稷流於國風仲尼何容心哉
命者天子之所制者也成之於蔡康之王畢穆王之
於君雅皆一出而下敬命至於平王制命于由天下
莫知有周也當其蒙犯跋塊一命文侯而遽有弓矢
之貽繇是征伐自諸侯出黍離欲復雅渠可得邪故
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隱公立三
年而平王崩聖人之意不難見也自是以降生民卒
瘁童亂皆知無復春秋未作時矣下及正沔日以陵
遲三十有八年有星孛于東方明年而西狩獲麟文
之十四年有星孛入於北斗昭之十七年有星孛于

大原春秋之書字皆辰次此何爲而東之邪桓之四
年公狩于郎莊之四年公狩于禚春秋之書狩皆地
名此何爲而西之邪且之二者繼書而終聖人之意
我不敢知也昔者成王定鼎郊廓以爲東都至平王
遂居之曰東周孝王封非子秦亭以爲西垂大夫地
故堯典之西也東遷之元年秦始強大逐犬戎祠西
時號曰西秦而東西自此分矣曰東曰西時之所知
聖人之意我不敢知也春秋之爲書法不諱瑞
爲而書哉以出非其時爲聖人之應乎則聖人之著
述豈自爲邪聖人之意實不在於是邪夫麟王者之

嘉瑞也。字慧所以除舊而布新者也。除舊于東而西，
獲其麟此聖人所以反袂拭面，泣沾袍，遂放筆而
稱吾道窮。嗚呼！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奈何腐爛之儒
爲之說曰：聖人之所以聖，非淫巫瞽史若也。何滑滑
焉！惟未來災異之推邪，是不然。夫推言禍福以搖人
惑衆者，類淫巫瞽史之爲聖人，固不爲也。至于感而
遂通，遂知來物，是乃聖人之餘事。而興亡治亂者，聖
人之至切者也。奚爲而不感邪？若昔柱史儋之如秦
也，語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別別五百歲而復合。合
十四年而霸王出位。出尾箕之際，經大徵掃東井。太

史張孟亦告符堅，謂不一紀。燕其有秦後二十歲代
且滅燕，是則先時之告也。不然，書者帝王之典，而秦
誓諸侯之書也。書何爲而終之悔過自誓？我不敢知
于述路史既及春秋之所以始終感麟出之非時作
麟諸

獲麟解

或曰：夫子之解獲麟，辭則微矣，而謂孔子知秦之必
繼周者，則似不然。使孔子知繼周者在秦，則於周身
之防宜無不知者矣。然一出而圍於匡，拔木於宋，窮
於陳，蔡削迹于衛，奔走乎一十二國，役役以終其身。

是則今之不知命者然也命且弗知而尚奚秦之知
曰不然惟其知之此其所以然也問者或曰是何夫
子之給誑我也世固未有知禍弗避而故即之者曰
謂禍可避此中人以下者也聖人知禍之弗可避也
故必身從艱棘以晒其致匪自己而猶或可濂也若
以今之不知命者爲之則必敗於匡必敝於宋不蹶
於衛必勃繆於陳蔡矣代之人以顏淵陋巷自樂而
無跌宕爲勝於孔子正是見也昔唐鄭虔之爲學也
有自滄州來師者曰鄭相如嘗謂虔曰孔子稱繼周
者雖百世可知也豈惟孔子僕亦知之因言吳寧

未嘗有大亂而先生當污於賊惟守節宜可免齊柳
世隆一日目典籤季黨素高齒屐筆於簾旌曰永明
十一年因流涕曰永明之元年我亡後三年丘山崩
齊亦於此既矣厥後皆如其言夫以相如世隆之說
不繆則知孔子知秦之繼周也審矣唐盧齊卿之方
幼也嘗訊來詳於孫思邈思邈告以後五十年位登
方伯而吾孫爲屬而張焯藏之告將儼亦謂繼此二
載官掌武于東宮及免而厄於三尺土下六十一而
刺蒲十月晦而祿竭厥後思邈之孫孫浦始生逮齊
卿刺徐而溥承于簫儼後亦以失職塌於高麗去補

者六年六十有一刺蒲而卒事之契言皆不遺其畧
夫以齊卿若儼一介人臣而猶災祥之不可移如此
况國之大事乎夫書非始於堯始於舜不終於秦終
于周世不知也方孔子之自齊反也攝魯相事齊景
公患之於是內犁且之計歸女樂之計氏而孔子行
始也適衛既而靈公並載南子招搖都是於是趣宋
適鄭如陳會晉楚侵陳爰過于蒲蒲人止之乃復適
衛將之於趙聞鳴犢殺屈河而返遂復如陳及蔡楚
昭將賁而封之子西丑之還復于衛亦有意於衛矣
而靈公者老无荒怠也達夫子詭而違陣退命駕而

行衛人止之會齊伐魯魯以冉有之言而迎請于於
是自衛返魯盖春秋六十有八矣

按左氏傳孔文孔

是日胡篋之事則嘗季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
命駕而行之子止之將止魯人以弊言召之乃歸與論
語所載盖一事也按子以敬王二十三年去魯時年
五十六三十五年復自陳適衛居外凡十有三年皮
公十一年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弊迎子乃歸
魯凡兩至陳蔡五至衛世多失其經行之次故著之
年運而往始傷卒老而不得載之行事乃刪詩定書
正禮樂繫周易作春秋以為萬世之腴法返魯盖六
年而坐莖之祥作其惓惓於數篇之空言可知矣百
篇之書皆帝王之大訓而特置秦誓於其末是誠何
意哉臧之屋壁謂之不知秦禍不可也焚燎之酷雖

知不免猶不敢廢人事焉爾是故畏匡厄蔡禍也乃
不憂已之喪而憂文之喪然則匡蔡匪子之畏厄而
秦燦爲子之畏厄也審矣若以爲重繆公之改過則
彼時要服之荒君至死而猶用其良而何以爲改過
乎嗚呼小白一霸而陳完來魏不受禪而仲達舉服
卒之歲劉季肇生齊滅之年侯景載孕而建成元吉
遇害之際正武氏之首胎然則東遷之年西秦始命
雖蒙且知之矣彼夏書之後繼之以湯征而商書之
後繼之以西伯戡黎皆剝膚之漸也然則繆誓之接
於周美惑焉成湯西伯夏商之異姓而繆周公之異
母曰所感而起故所以爲終而已

明微子

賢者以一身爲萬世法有不幸而遭世之亂其所以
潔身而去之者亦已難矣而世之君子弗之或察又
從而誣之遂使去就之義不明見於天下後世而姦
人倍叛得以迹其誣而資其口實其可謂不幸矣微子
紂之庶兄也其去適也蓋以紂錯天命執事將至而
將不免者於是不忍坐視其壓不得已而去之故孔
子曰商有三仁微子去之初不明其何之而說者乃

以爲挾祭器以歸周吁有是哉按商本紀教諫不入
乃與太師少師謀而去之及比干以諫死箕子奴而
後商太師少師挾祭樂器以奔周武於是乘以東伐
二商二師初不明誰何人至周本紀則以爲太師庇
少師強事本周書當時蓋有挾器去者而非箕子微
子也惟宋世家始言武之伐商微子自持祭器伏於
軍門可謂擇焉而不精矣至蘇古史遂正以爲商紂
之亂微子即持祭器以降于周果可實乎夫微子之
去也豈苟然哉其謀之箕比也熟矣故其言曰我其
出狂吾家老遜于荒而父師之詔亦曰王子出也

則微子之去志決已久矣其所以遲吾行者特欲二
子之一言鍵其決爾所謂去之者特不在其朝而其
所謂遜於荒者直亦盤庚之出遜荒野以自免于刑
戮而已矣何至挾祭器降周哉抑嘗稽之箕比微子
皆紂之懿親位尊地近而與紂同休戚者也紂之不
道固不得而苟去今也即其自靖之語觀之則知三
子固恐一旦盜先脩夜則無以穀先生而欲各盡其
忠以自獻者顧忍以先王重器適他人乎紂雖暴虐
吾之天屬宗國雖危猶未泯也孰有宗國未泯遽倍
天屬挾祭器而屬之異姓之仇者覲成敗豈忍戚此

項伯之所以爲利鄉里自好者有所不爲而謂仁人爲之乎且微子之辱身而急歸周將有益於國乎抑無益乎使周而成果行王政則成湯且不廢禹之祀武王其肯絕湯祀乎使其不有存繼之心而遽挾此危亂不詳之器以趣新造之邦祇以蒙詬而貽戮補於國辱其身無益宗國雖其贛有不爲而謂微子爲之乎方商佔危微爲重親使潔身以去之則爲仁若奔商而歸周則爲叛謂仁人者決不叛君親於危迫之際而叛君親於危迫之際者決非仁人二者其冰炭也况以重器歸他人乎僖公之六年楚人克許

許子面縛啣璧衰經輿視見楚子楚子問焉逢伯對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板之焚其襯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是則微子之歸周在商之既滅而祿父已封之後其去適也蓋當邦之未喪箕比無恙之時矣其遜去者特以除伏隱晦以俟紂之改若宗國之復存爾及紂不悛箕奴比死武一舉而踣之當此之時微子在野俱無一毫豫於聞也何以覩之微子武庚尊卑賢否正相邈也使商未亡微子先降于周則已在武王之側矣以武王之賢而呂望周公實相之二子在側詎肯捨長立幼弃

賢而植不肯以遺後世之憂哉蓋武克商急於大義未及下車而亟求商後故即武庚而立之未暇於微子也及夫武庚已國微子始見於乃祓而復之微暨武王崩成王幼管蔡挾武庚以叛周周公誅之然後訪微子而立之其始終去就正如是也面縛啣璧嘗有祭器之抱持哉雖然遷史本紀以爲微子去而後比干死比干死而後箕子奴於是太師少師始奔周世家則謂箕子不忍彰君之惡佯狂爲奴此于見其奴乃諫而死於是太師少師乃諫微子乃去其先後正衡決與孔子之言學者固折衷於孔子然而賢

者之去就有未大明則將有以資亂故併覈

氏姓之謀

古者有史官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而氏族之謀別自一家也是故有內傳有外傳而又有世本之書不可節也太史公作史記乃以其族旧之逐國與人天下謂之紀傳於是事類始有弃大而錄小太史公可也而自固以下不之能改是爲得與歐陽子之紀唐氏也爰表世系蓋欲景文之爲臣而世不之知遂使宰相宗室至今異傳諒可嘆也予述路史歸既天下之氏姓而特異高辛氏族姓之多及爲之紀而復歎後

世氏族之不講也夫氏姓之著人倫之所繇叙風俗之所繇篤亦政教之甚急也而世或忽之使不明焉然則俗之澆惡豈惟民之罪哉古者司商以協民姓民庶之家無妄改也後世官曆之書及著天老乞姓之文此何爲邪若是而欲氏族之不亂不可得矣武爲蝮揚爲梟蕭爲蝟孫爲厲此惡號也亦必有繇焉王爲可頰李爲徒何揚爲普陋如而蔡爲大利稽此夷語也然而猶可稽也奈何氏姓之書不知其繇乃復妄爲之說如以雙姓爲出家雙許姓爲出伯許愚山恩公度出度支軍本冠軍皇本三皇見因語見終

國終春則自於春申七月則自於有巢居本於先王居西本於西門豹謂爲匹驪之變謂爲冷倫之訛芻因於牛哀之食芻茲因於才子之言茲審出於面勢之審曲此何典故又若以童爲出老童而洪出於共工箕出商紂伊繇唐堯昌繇昌意累出累祖冊出於冊叔季載而卑本於卑耳之國其妄繆可勝際邪上世書必同文而後世儒流視爲小伎漫不之習無惑乎氏姓之失其統也且以山名非必從山鳥名非必從鳥草木之名豈皆傍施草木重鳥之字奚必則設重魚豈則國邑之名古之從邑者甚少今也不原

氏姓也。太繁，此不得不紀也。予述路史，又綴國名記，而後天下之氏姓始大定。循而索之，則民德歸厚矣。豈徒區區之虛文哉。

